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和尚语录序

余读我友黄元公作《天童密云和尚语录序》，始知临济一脉嫡派儿孙迄今三十一传矣。林野师则亲禀承于密云悟和尚者。凡所至处，缁素云集。余虽未及参承，而与其高弟二隐谥公交。以师语录见示，受而读之，知师之道迥出常情，吐语纵横，无容意解。正如轰雷迸地，声声谷应，是不一声，却无第二声。如百川赴海，水水逢源，是不一水，却无第二水。快矣哉！昔船子和尚从西川来，扁舟往来三泖，其与夹山一段因缘，一何直截了当。余家东干，去覆舟处一水相望。每诵“夜静水寒，满船明月”之句，往往从烟水间覩其颜面，至握六尺渔竿，何异一条白棒。今师与船子暨谥公皆同乡，而师与谥公针芥水乳处，余得窥一斑。岂东干叟与峨眉山有夙世因耶？敬附数言，以致向往。

顺治戊子新春礼部右侍郎曹勋题

林野禅师语录序

自达祖有“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之偈，而后来南岳下有沕仰、临济二宗，青原下有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为五宗，以应五叶。今见所代传者，止南岳临济一宗。青原曹洞一宗，则是二叶集苑，三叶集枯。岂达祖之偈，久而不倦哉。埽道人独谓三叶非并枯，二叶非独苑也。何以故？禅宗无上义止在“截断众流，函盖乾坤”两言。截断之义，似于临济偏胜，而函盖实具焉。函盖之义，似于曹洞偏胜，而截断实具焉。三宗要旨，究无逾此二宗。舍此两言，究难别立门户。沕仰之所以归并临济，云门、法眼之所以归并曹洞，薪尽火传，绝终不绝，五灯一灯。惟白地风光，超方越格之人，乃能以一门深入，使万法归一。则眼前所见如林野奇和尚者，的的不假声援，不立标帜，而以身担荷大法，永绍孤峻之门庭者也。江南法席莫盛于天童，密老人为明代三百年所希有。而一时得法于济者多自洞来，得法于洞者每从济往。朝秦暮楚，投足重轻者不少。独有一林和尚，自十九岁出蜀南游，阅历讲肆十有四载，一知有西来直指大事因缘，即皈向密老人，相与眉毛厮结，寸步不离。自丁卯至己卯十有三载，三登九上，总在天童趋侍。痛棒热喝中，究得当阳付嘱，亲为堕地狮儿，遂继通玄，之席弘法五载，乃应吾禾福城东塔之请，自此而栖真，而苕溪度生，而终主席于天童。五会大道场，说法浩浩。并当沧桑陵谷之际，无非入泥入水。为人所最洽众心者，全在廓然平等，澹然虚游，无我无人，时行时止，而纵夺神明，自现笔舌。明眼人直作无字句观。所谓若形楮墨，岂有吾宗者也。即如林和尚主天童时，于东谷诸影堂不分洞济，悉见鼎新之绩，为诸方所赞服。盖当其得法，则能深入一门；及其开法，又能众善归一。是岂寻常行解所能仿佛万一者也？余尝于甲申丁亥间两得瞻师道貌，因知其间

得法机缘之最奇特者。密老人末后一日，于吾里素园付浮石贤林、野奇两法嗣；而林和尚最初一日，于天台通玄付二隐谧、自闲觉两法嗣。先后胜因，一彩两赛，若合符节。闲公主龙渊时拟梓林师全录，旋应请芙蓉而未果。比隐公从洙泾来，值清白常公主东塔相与寻旧盘桓，而剗流通之愿力始就。即向有佛古闻公所梓，编次未尽庄严；而乳峰溧公近主吾里，石佛适有九华之行，非得隐公矢志弘深，未有能圆此附藏慧业。而埽道人所得，交四公并林和尚法嗣中之最轶群迈等者也。特附笔之。

顺治戊戌浴佛日国子司业前戊辰进士曹溪弟子福征道一居士谭贞默槃谈书
林野和尚语录序

宗风薪接，祖祢云昆，后先传衍。其间法谛昭流，有笔墨而无文字，有文字而无区等，此无虑百千万亿言。正使相视同堂，抚肩大笑。林野和尚为密云老祖正系，两坐天台者数十年。泉声禽语，牧唱樵歌，总属唐宋以来诸鼻祖交盘至意。近山多抢攘。丁亥之秋，渡浙来禾。禾固师旧游地，望中庐郭鞠为烟莽而。近远之众闻师至止，咸来瞻礼遮留，师益悯而安之。师善病，烟霞举体，缩缩如畏见人。杖履而外，衣不蔽胫，食不兼蔬。时有布絮作供养者，每亦屏谢。澹泊刻苦，见未曾有。若其应缘响答，所谓寂处闻音，音中闻寂者。师概以为着衣吃饭之能事，第不得代他人饱暖耳。山中语录合若干卷，先以寿梓顾余，不知师之书者也。窃计数十叶以来至于今日，凡师触手冲口洒洒离离者，其于守先待后之指，究未尝添减一字，纵横一义。此无论师不能添减纵横也，即嗣师而兴者又谁得而添减纵横也？门外捉影，漫谓梯航。一切烹炼，龙象不愈，滋狂陋哉！刻成，辄附数语。深幸结此一段文字因缘，乃师于百丈光中，作何置此饶舌汉也？

顺治戊子仲春月双溪汪挺沐手题

林野奇禅师语录目录卷第一序(三道)上堂卷第二上堂卷第三上堂卷第四上堂卷第五示众开示小参晚参法语普说警策诫勉卷第六拈颂行实书问卷第七勘辨应机机缘答问卷第八诗偈像赞佛事附行状塔铭跋

目录终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一

住华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门人行谧等编

住浙江台州府天台山通玄禅寺语录

师于崇祯癸未四月四日就本寺，受请开堂。拈疏示众，云：“此是姚江诸护法于毫端上吐出底一道宝光，弥布法筵，光辉泉石。诸人还见么？若也见得，不复者也。周繇其或未然，却请维那宣过。”宣毕，举起衣云：“者是先师用不尽底。争之不足，让之有余。只得信手拈来，大似铺花锦上。”乃披，指

法座云：“此者华王座，从来无沮坏。山僧不免纵步踏破毗卢脑盖。”遂升，拈香云：“此瓣香端为祝延今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伏愿龙图永固，帝道遐昌，宝祚弥隆，亘河沙劫。”次拈云：“此瓣香奉为满朝文武各省尊官并本郡在任官僚，今辰请主乡绅文学远近檀那本山耆宿，伏愿同明般若正因，共证金刚种智。”又拈云：“此瓣香光吞群象，气绝诸尘。烈焰堆里拾来，奔流刃上拈出，爇向炉中供养再住本山传曹溪正脉南岳下第三十四世先师密云大和尚，用酬法乳。”乃敛衣就座。维那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若论第一义谛，未白槌前早已露布了。也还有委悉者么？若有，不妨出众与山僧相见。”僧问：“高提祖印，独振寰中。且道祝圣一句如何展演？”师云：“天高群象正，海阔百川朝。”进云：“恁么则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都？”师云：“一句道着。”进云：“可谓圣明恒庆泰，临济又重光？”师云：“谁不恁么道？”问：“今佛放光明，助发实相义。释迦老子来也，和尚如何相待？”师掷拂云：“恁么相待。”进云：“宾主相逢，二俱作家，和尚如何相见？”师云：“两眼卓竖。”进云：“谢师答话。”师云：“向你道甚么？”僧拟议，师便打。问：“选佛场开花雨纷，钟鼓交参龙象集。玄峰迥出众峰巅，无上法王登宝座。今日升座，即不问个中结解事如何？”师竖拂云：“会么？”进云：“有水皆含月，无山不带云。”师云：“且不是者个道理。”僧拟议，师便打。乃云：“今日诸公毕集，咸欲山僧升座。既然推免不下，只得将错就错。鼓已击，座已登，争奈无禅可说，无理可伸。幸喜时逢结夏，绿树垂阴，水流碧涧，鸟啭幽林，历历无回互，分明没两人。所以昔日韶国师道：‘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先师亦道：‘通玄峰顶别是人间，只缘不荐错认青山。’此二老宿与么？吐露山僧与么？举扬大似，难忘熟处。汝等诸人还荐么？若荐得，方知不费纤毫力，便登解脱场。其或未然山僧不免重为显示。玉竹高高挥骤雨，杨柳纷纷舞翠烟。”复喝一喝，以拄杖卓一卓，下座。维那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佛诞。上堂：“昔日吾佛降生，却向金盘澡洗。便乃指天指地，大似不知羞耻。更道惟吾独尊，山僧未敢相许。且道山僧有甚长处，便乃开许大口。”以杖卓一卓，云：“当门不用栽荆棘，后代儿孙惹着衣。”

上堂：“今日端午节，诸所咸无，有幸有化主归，做得大馒头。且道与观音将钱买糊饼，放下手却是馒头，又差几许。”以目视左右，云：“座中亦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鹧鸪。”

解夏。上堂：“四月初四，雨洒长空。七月初一，凉生藟首。山僧如此告报，切忌腰包浪走。所以古人道：‘不离当处尝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诸人

还信得及么？若信得及，不妨拗折拄杖，高挂瓶盂。其或未然黄叶清秋多胜致，天涯一钵任遨游。”

中元。上堂：“此日中元节，令士庶咸欲报祖。尔我林下道人，当合鸣钟击鼓。然虽如是，不用感伤。但能情无倚托，便见祖父乘祥。且荐拔一句作么生？道：‘接引慈尊曾弗隐，大千无不体全彰。’”

新方丈。师以杖指门云：“实相妙门，廓通内外。等闲出入，全无障碍。何以见得？”拽杖便入，据座，云：“踞此室，坐此座，任伊伶俐，衲僧到来，顶门一一按过。何故如此验人？端的处下口即知音。”

上堂：“去冬结制，囊裹十虚。今春解制，廓通万象。然虽结解，不同个里，曾无背向。所谓历历明明绝覆藏，劝君不必苦思量。倦顿不妨勤打睡，自然无梦到诸方。”师诞。上堂：“等闲坐断圣凡路，那管人间说死生。今日香馐须饱食，免于此外别搜寻。所以道‘动则乖乎自性，静沉昏醉之乡。’且作么生是衲僧行履处？”良久，云：“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上堂。问：“转凡成圣，即不问祈福延龄事若何？”师云：“天长地久。”进云：“且喜福星临北极，愿同王母寿齐年。”师云：“万古长春。”乃云：“木叔陈檀越，忠孝素诚笃。而于途次问，切嘱吾祷祝。山僧但愿今上龙图固镇，斧宸弥隆；再愿陈公萱慈寿算遐龄，恒居迪吉。今兹愿祝正其时，自是谷声而响应。虽然且道融摄一句如何举唱？”良久，云：“金殿御前班列早，端恭朝拱圣明君。”

元旦。上堂，拈香，云：“元正启祚，万物咸新。就中一句，了了分明。且道是甚么句？”乃插香，云：“以此祝君寿，寿算等须弥。”

景星奇和尚至。上堂：“连日天降瑞雪，片片不落别处。且道落在甚么处？若道落在地上，未出尝情。若道不落地上，却又无处着落。脱或未知，幸逢景星和尚到来，宜当端肃焚香，同申拜请。惟冀不舍慈悲，俯垂开示。”

诞日。上堂：“穷诘历劫至今日。”举拂子，云：“个里未尝有生死。既然无死亦无生，何用庆吾诞日子。然虽如是，正眼看来，犹未是衲僧省要处，且作么生是衲僧省要处？”遂掷拂，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来。”

贡法衣。上堂：“昔日吾佛道：‘柔和忍辱衣，诸法空为座。’山僧肩披踞此，诸人不得错过。所谓见之不取，思之千里，敢问诸人取不取则？且止且道，不得错过个甚么？还有解通消息底么？试道看。”良久，无人出众。乃云：“设有也未免唤钟作瓮。何故？”遂拈起衣，云：“不谙者红色，将谓赤袈裟。”

武林金刚庵。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即应。兹因凤仪曹居士四旬诞日，谨命山僧举扬般若。既尔诺声于前，不免一升斯座。且

喜四众临筵，人天骈集，眼眼相对，面面相看，历历孤明，纤无翳障。若人于此彻根源，犹胜灵山亲得记。且道应时一句如何演唱？”乃展手作掬果势，云：“象外仙桃端拱献，寿山高到大椿年。”

师至金粟，费和尚请上堂。僧问：“如何是宾中主？”师云：“未问已前先露面。”“如何是主中宾？”师云：“起坐甚分明。”“如何是宾中宾？”师云：“三千里外辨淆讹。”“如何是主中主？”师云：“无你话会处。”进云：“‘宾主道合’一句又作么生？”师打，云：“向者里荐取。”进云：“祇如‘乾闥婆王奏乐，山河大地尽作琴声，迦叶起舞’，作么生会？”师以拄杖卓一卓。进云：“遍界且无寻觅处，分明一点座中圆。”师云：“闲言语。”乃云：“未到此界时，移舟谙水脉。及乎到此界，忘却别波澜。同门知己蓦相逢，不用抬眸列宾主。不意堂头法兄有此严命，理难固辞。然虽信口诺声，未免忘前失后。且喜行同行，坐同坐，无弦琴曲须同和。且道无弦琴曲作么生和？”蓦拈拄杖，卓一卓，云：“击目皆子期，何妨再一曲。”复卓一卓，下座。

师过当湖德藏。上堂：“山僧昔年曾寓此，今日又重游。在座诸名贵，请予指路头。”蓦拈拄杖，云：“大众还见路头么？若然于此见得，折旋俯仰无非本地风光。其或未然，业识忙忙，无本可据。且作么生是诸人本据？莫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么？莫是终日圆觉而未常圆觉么？莫是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么？莫是百年三万六千朝，翻覆元来是这汉么？若作如是商量，正是痴狂外边走。且道毕竟如何即得？”复拈拄杖，卓一卓，云：“鹤有九皋难翥翼，马无千里漫追风。”

当湖西林请上堂。云：“红尘堆里全彰古佛家风猪肉案头发明祖师心髓。但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所以道‘禅非意想，道绝功勋。直下承当，犹为剩说。’且作么生是无剩底句？来年更有新条在，恼乱春风卒未休。”

出队归。上堂：“昔日五祖道：‘出门半个月，眼不见鼻孔，忘却祖师禅。拾得个骨董，且道向甚处着？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五祖恁么道，正是紧握虚拳诳小儿。山僧则不。然出门两月余，两眼却能见。不贵祖师禅，举足甚轻便。其实空手去空手回，且道与五祖相去多少？还有人判断得么？若然判得，便可安闲过日。如判不得，瓶盂高挂禅床角，栗棘蓬当猛力吞。”

密云先老和尚大祥。上堂：“先师住世七十七，生平举止忘得失。手中握条榔栗杖，有问如何蓦头扶。前年此日撒手行，信步纵横离影迹。汝等诸人还知先师去处么？若也未知，好向真前普同作礼。”至真前，云：“大众，先师去世虽见两载，旧日容仪纤毫不改。何以见得？”遂上香，云：“面目现在。

”

师五秩送法衣至。上堂：“山僧五旬之年，生平一无所蓄。禅侣既赠法衣，普请诸人证入。”遂拈起衣，云：“高着眼，莫踌躇，拟议寻思不丈夫。然虽如是，也须自肯。若不自肯，终须不敏。且道敏捷一句作么生道？”乃合掌，云：“端坐受供养，施主尝安乐。”

上堂：“吴宁何居士好善果诚笃，乃不惜家珍，遣使远植福，设供饱诸僧，其功难尽述。但愿悟无生，时时亲面佛。我作如是言，须信无委曲。今此现前大众，无有不信者。信则不无，且道唤甚么作佛？”遂顾视左右，云：“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

结制。上堂：“每岁到冬方结制，知浴化主甚辛勤。远近檀越功犹胜，炷香恳请转法轮。殊不知山僧居尝十二时，无一时不转法轮。但是诸人情关固闭，识锁未开，故不闻耳。如不闻得，又何待山僧摇唇鼓舌而为说法者乎？然虽如是，也不无些子好处。不见道‘一翻提起一翻新，一度赢来一度快’，‘若是过量人，全超格则外’。且道超格一句作么生道？等闲散步篱门外，笑问客从何处来？”

白云洞静主请上堂：“善友设斋，缁侣开怀。不用跣趺入禅寂，从来个事绝安排。若便与么荐得，始升得通玄堂，未入得通玄室。若欲得入通玄室，须是等闲无固必。”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密云先老和尚忌日。上堂：“才说有生早是诳，更说无生转见踪。两种牢关如踢脱，方堪上奠先师茶。诸兄弟莫则不妨上奠，且道先师还来也无？若道来，以何为验？若道不来，又成虚设。到这里如何剖决？”良久，云：“冬不寒，腊后看。”

二隐、自闲两书记嗣法。上堂：“吾居此以来，将易三寒暑。蓄得数虎儿，小半可解乳。且放两只行，须用藏深坞。祇待力胜充，方踞路猛阻。擒纵杀活在临时，隐显奔腾任意施。”遂各付衣拂。

元旦祝圣，升座，拈香，云：“元旦初一，释子翘勤。”遂上香，云：“以此诚祝，答报圣恩。惟愿圣君无量寿，永息干戈乐太平。”

上堂。僧问：“阳春初放，万木舒光，格外之机，请师道看。”师云：“昨夜雨滂澎。”进云：“恁么则通身显露，处处圆明。”师云：“如何是你圆明处？”进云：“礼拜和尚去也。”师云：“脚跟下失却。”乃云：“连日山僧掩室自若。既请登坛，当为直说。吃饭济饥，饮水定渴。二六时中，莫乱斟酌。何故？‘春风初解冻，万象便舒容。’”

解制。上堂，举：“洞山道：‘众兄弟东去西去，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石霜闻云：‘何不道出门便是草。’又有老宿道：‘直得不出门，亦是草

漫漫地。’此三尊宿，与么激扬个事，各各将谓见地绝伦，仔细简点将来，犹是节外生枝。通玄虽则舌头甚活，终不教诸兄弟向这三途着足。何故？‘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

上堂，举：“古德道：‘即色明心，附物显理。’山僧今日分明剖陈，诸人也须一回猛鉴。”举起拂子，云：“这是色，何者是心？”次指炉，云：“这是物，何者是理？若人于此明辨，多生罪障瓦解冰消，历劫愆尤当下顿释。如未明得，等闲拈匙把箸，切忌热碗鸣声。”遂卓拄杖，下座。

出关。上堂：“山僧掩室月余，胸中了无顺逆。口虽汉语胡言，究竟佛祖难识。所谓言无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只饶不承言不滞句底到来，山僧拄杖子尤未放过在。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沉。’”

上堂：“连日割麦插秧，满院道侣俱忙。今朝方得少暇，又烦普众趋堂。然虽如是，须知日用动静，有不涉闲忙底一着子，始可饱食高眠。若或未知，吃水也须防噎。”

同门和尚至。上堂：“昨夜灯花开，今晨喜鹊噪。低首方忖量，却报同门到。到底恰好到，迎底恰好迎。两两抬眸觑，元是旧时人。”蓦拈拄杖，云：“唯有这条拄杖，不属旧新，等闲越量，力镇乾坤，只是不得将眼见并耳闻。何故？若知扑落非他物，始信纵横不是尘。”复卓一卓，下座。

师过法祥，请上堂。僧问：“佛祖从来无法可说，今日法祥请师直指。”师云：“两眼对两眼。”进云：“请师更道。”师云：“堪作甚么？”乃云：“夙闻法祥寺耆旧甚有体者回，亲到来果见无彼此，可谓全宾即主，全主即宾，宾主通同，一天和气。卷舒自在，定动一如。不息化城，端安宝所。且道主宾庆赏一句作么生道？”蓦拈拄杖，卓一卓，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密云先老和尚三周。上堂：“上前年此日午，先师撒杖超今古，遍覆三千及大千，分明觑见没可睹。然虽如是，设有个忍俊不禁底衲僧出来道：‘既是分明觑见，因甚没可睹？’山僧但向他道：‘丹青描不就，终不为君通。’”

上堂：“月半已前，已往之事已往了，月半已后，阴晴风雨固难知。今朝正当十五日，门外幽松微露湿。诸禅德莫动着，动着三十棒。何故？‘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僧问：“要知端的事，须问个中人。世尊未降王宫达磨未来东土已前，佛法如何举扬？”师云：“突出威音上，万象莫能该。”进云：“恁么则‘红日当空照，清风匝地寒。’”师云：“未是你立地处。”进云：“珍重。”师云：“普！”乃云：“每月有个初一，日月运行不息。临济无位真人，全

无些子定力。若人当面识破，管取日日好日。便将云门二十五遗来，今朝当初一。”乃呵呵大笑，下座。

腊八。上堂：“昔日吾佛微时，胸次偶生惑乱，慌忙走入雪山，坐得通身疲倦，究竟虚度六年，何尝用得思算。且喜夜睹明星，一见不复再见。既然如此，且道转身一句作么生道？”良久，云：“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

师诞。上堂：“‘维扬秀禅德，来山避其乱，惯破旧时囊，供众曾不倦。尚切庆吾年，愿吾绵寿算。今既获饱餐，各须乘快便。’且作么生是乘便底句？‘等闲踏断千差路，直向毗卢顶上行。’”

同日，上堂：“悉达四月初八生，老朽本月今日产。彼此出世各乘时，个中初不较早晚。所以道：‘过去诸佛亦如是，现在诸佛亦如是，未来诸佛亦如是。’且道如是个甚么？”乃举起拂子，云：“海神知贵不知价，留与人间光照夜。”

岁旦祝圣。云：“圣化无私，等育万物。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乃拈香，云：“林下道流，肃此上报。惟愿‘万邦归圣化，八表乐升平。’”

解制。上堂：“历祖出兴，各有施陈。”蓦拈拄杖，敲香几，云：“怎如山僧者拄杖，信手击开不二门。”复举杖唤众，云：“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门在甚么处？若向这里辨得出，不妨紧峭草鞋。如辨不出，莫道通玄山势险，前头犹有最高峰。”

上堂，举：“昔日文殊问庵提生以何为义。提云：‘生以不生生为生义。’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为生义？’提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风四缘未尝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随其所宜，是为生义。’又问：‘死以何为义？’提云：‘死以不死死为死义。’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为死义？’提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风四缘未尝自得，有所离散而能随其所宜，是为死义。’看他二圣如此酬对，真是棒打石人头。论实事。汝等诸人还委悉么？如委悉得，便见中也。”上座：“昔本不生，今亦无灭。妙净明体，曾无变异。设使劫火洞然，大千俱坏，亦不动着秋毫。‘许动不动且止，只如古今不异’一句作么生道？‘死生同一际，万化悉皆如。’”

上堂：“永怀善士两到深云，不独捐己资，亦且劝他施。广设香饌，谨供缁流。用荐宗亲，令登净域。吾既导众，当为指陈。佛祖有通津，古今无二致，切勿暗地踌躇。”乃举拂子，云：“请从这里直入。且道这里是甚么处？‘弥陀非外得，即此是西方。’”

佛诞。上堂，维那问：“我佛诞生四月八，阎浮祸事从兹发，开张大口独称尊，惹得云门要打杀。学人只恁么，未审师意何如？”师云：“坐却你顶门也不知。”进云：“恁么则当台一鉴明如日，万古晴空绝是非。”师云：“须

知有转身句始得。”进云：“此心能有几人知？”师云：“知的事作么生？”那便喝，师便打。乃云：“黄面老子示生此日，指天指地有损无益，所以后代儿孙至今以虚为实。”乃举起拂子，云：“且道这个是虚是实？若向这里荐得，佛病祖病瓦解冰消，圣解凡情悉皆坐断。如未荐得，山僧更与诸人下个注脚。”复以拂子作点势，云：“点石化为金玉易，劝人除却是非难。”

端阳。上堂。问：“艾叶桃枝翠，色映垂门之晓；包金切玉朱，明迎午漏之祥。正当恁么时，摧邪辅正一句作么生道？”师云：“当堂慵正坐，那赴两头机。”进云：“恁么则‘道泰不传天子令，时清休唱太平歌。’”师云：“易开终始口，难保岁寒心。”进云：“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师云：“快便难逢。”乃云：“时值端阳节，世俗咸戴艾。惟我林下人，而不作此态。不用贴钟馗，自然远诸害。但愿秀公萱慈，从此身心庆快。无论百[女圣]千妖，到此一齐捉败。且道凭个甚么，乃有如是威权？自从击碎阴魔窟，举首低头总是符。”

因荒旱，上堂：“今朝鸣鼓，无别举扬。廩将绝粟，须用商量。现前大众，虽则个个意底无私，分文不蓄。须知有贫而自适处，始称行脚高士。即今还有贫而自适底么？试商量看。”良久，无人出众。乃云：“既然一众吝慈，山僧有个贫而自适之句，对众拈出。”乃以拄杖架肩，云：“榔栗横肩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师至灵峰。山翁和尚请上堂：“主款客优，客从主便。既请登坛，当无疲倦。国师驱侍者，诸昆谅已荐。其间过量者，自是喜成现。同门复聚首，开怀忘顾鉴。忘与未忘则且止，且道‘主宾顺适’一句作么生道？”视左右，云：“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师过金峨。上堂：“古释迦不先，今弥勒不后。所以百丈祖面目仍如旧。”举起拂，云：“现前大众还见百丈祖在山僧拂子头上放大光明照十方界么？若向这里荐得，便见自他不隔于毫端，始终不离于当念。如未荐得，未免舍近趣远。且道‘不涉远近’一句作么生道？”遂掷下拂，云：“打面还他州土麦，唱歌须是帝乡人。”

师再过。法祥请上堂：“昔日释迦老子初生下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乃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所谓面赤不如语直。云门老汉道：‘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语直不如面赤，不若未生已前，不露这般消息。然虽如是，文彩已彰了也。且道文彩未彰已前作么生道？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当阳指画伊。”

师过乍城。请上堂：“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等闲运慈力，接引无间歇。”蓦拈拄杖，云：“现前大众，还见观音菩萨在山僧拄杖头上现随类身演

不思議法么？若然见得，转凶星为吉曜，更短寿作长年。其或未然山僧不免重为指出。”复以拄杖卓一卓，云：“将谓春归无觅处，谁知转入此中来。”

师过西林。请上堂。僧问：“百匝千重关不住，纵横遍界自昂。然今日相逢呈旧面，殷勤末后请师宣。”师云：“有棒且待别时吃。”进云：“光天化日凭渠力，一句无私耀古今。”师云：“你向甚处见得？”僧便喝，师便打。进云：“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师云：“未信你在。”乃云：“鹞岭家风，曹溪的旨，一切现成，切忌取与。若或厌凡欣圣，正是对面千里。岂不闻僧问古德云：‘月朗当空时如何？’德云：‘犹是阶下汉。’僧云：‘请师接上阶。’德云：‘月落后来相见。’有般汉闻恁么道，便道：‘还家尽是儿孙事，祖父从来不出门。’山僧要问他，即今祖父在甚么处？若或眼目定动，未免连棒打出。何故？选佛若无如是眼，假饶千载又奚为？”

送法衣至。上堂。问：“如何是西来大意？”师云：“流沙河阔。”进云：“不会。”师云：“待汝渡了来向汝道。”进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打。进云：“如何是和尚家风？”师复打。进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打。云：“汝试分析看。”僧拟议，师以杖搦退，云：“钝根阿师。”乃云：“昔日庾岭提不起，今朝这里却省力。虽然成就未曾披，草木昆虫皆获益。现前大众如解看，触目分明无异色。所谓尘，尘尔；念，念尔；法，法尔。等闲如荐得，不用分彼此。且道互融一句作么生道？”举起衣，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一

信士胡行荣助刻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二

住携李秀水龙渊寺嗣法门人行觉等编

住浙江嘉兴府福城东塔禅寺语录

顺治丁亥十一月廿四日入院。

山门以杖指云解脱门八字打开没量汉今朝始至宾主既已相逢切莫停思住步何故复以杖指云宝处在近便入。

佛殿炜炜煌煌容仪自在礼拜烧香不为分外。

伽蓝灵山致嘱正在此时吾今来此须赖护持。

祖师这一伙汉殃害非小累及儿孙至今不了。

方丈以杖指门云此是住持燕息之处亦乃历祖辨验之场虽然险似虎穴魔宫到此难以却步且道正当此时如何剖决不入惊人浪难逢称意鱼。

上堂指座云此这宝华王座历祖共登山僧既忝队中岂可更途易辙便升拈香祝

圣毕次拈云此瓣香击不碎扑不开收来久矣前曾通玄拈出今再爇向炉中奉为先师密云大和尚用酬法乳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问人天交接四众临筵为人一句请师速道师云鸟飞毛落进云恁么则临济纲宗今复振福城重阐旧家风师云云从龙凤从虎进云礼拜和尚去也师云切莫错会乃云第一义谛迥绝安排才拟分疏便成窒碍所以道心若不异万法一如眼若不寐诸梦自除若是英灵汉闻山僧恁么道向文彩未彰已前直截担荷却较些子苟若涉于尘思未免困于途辙祇如不历程途一句作么生道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结制上堂问今日大开炉鞴煅炼圣凡煅炼圣凡即不问如何是和尚底钳锤师便打进云忽遇个没面孔底来和尚如何下手师复打僧便喝师又打进云恁么则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师云未信你在问九旬禁足三月安居祇为陶铸圣凡忽遇个不受煅炼底出来如何相见师云打出三门外进云出群须是英灵汉敌胜还他狮子儿师云莫乱跳乃云结则大千沙界总结解则大千沙界总解结解虽殊举拂子云这里未尝动着毫发许所以道理随事变宽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内其间倘有一个半个闻山僧恁么道便踊身出众道堂头长老不用乱说这里是甚么所在说事说理说内说外直饶伊恁么道山僧柳栗杖犹未放过在何故试玉须经火求珠不离泥。

腊八上堂昔日释迦老子十九逾城将谓别有及至雪山堆坐六年徒费辛勤然虽夜睹明星悟去也是临崖看浒眼特地一场愁若是英俊道流终不作这般去就只如释迦老子最初省力一句作么生道大底还他根骨好天涯何处不称尊。

祈禳上堂三世诸佛说不着底句历代祖师用不到底机山僧今日一并拈出乃举起拂子云浚沿昆仲还委悉么如委悉得不特保令萱慈并诸小大福长灾消亦见从上佛祖大受用处岂不闻道行禅师云吾有大病非世所医有僧问曹山古人道吾有大病非世所医是甚么病山云攒簇不得底病僧云一切众生有此病也无山云人人尽有僧云和尚还有此病也无山云正觅起处不得僧云一切众生为甚么不病山云众生若病即非众生僧云未审诸佛还有此病也无山云有僧云既有为甚么不病山云为伊惺惺师云曹山老汉如此酬对可谓不烦魏帝一丸药凡痼圣病悉安痊然虽如是仔细拣点将来犹涉迷悟在祇如不涉迷悟一句作么生道复举拂子云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上堂举金牛老子每自做饭供养僧众至斋时舁饭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后有老宿拈云大似因斋庆赞山僧不免也着只眼务要诸人共知敢谓大似因斋赏鉴汝等诸人要见二老宿及山僧么但信手擎瓿饱餐香饭何故不见道心不负人面无惭色。

师诞上堂老僧年五十四迩来全无意智每尝无别思量一味只贪瞌睡今朝众贤请登堂自是不将语默对且道以何酬对蓦拈拄杖卓一卓云还委悉么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始知。

上堂举朱行军入南际寺设斋执手炉行香云直下是直下是时有僧问直下是甚么军便喝僧云行军是佛法中人恶发作么行军云你作恶发会那僧便喝行军亦喝云钩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认取者僧着师云行军拈出无孔铁锤当阳抛掷若不得者僧明辨端倪几乎劳而无功今日众善士来此设斋虽无如是问答要且不在行军之下正所谓男儿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处行。

梁公张行人请上堂林下高贤方外禅客二六时中遇缘莫惑所谓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万法本闲为人自闹须知尘尘刹刹物物头头但得意遣情忘便见自他不隔且道和光混俗一句作么生道相逢相见呵呵笑更有春风春又春。

上堂昔日达磨老子云内不放出外不放入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据山僧则不然内须放出外须放入如盘走珠可以入道不见临济大师曰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此二人那个合受人天供养便下座现前大众要识此二人面目么蓦拈拄杖卓一卓云也不出者个消息且道是个甚么消息复卓两卓云龙得水时添意气虎逢山势长威狞。

上堂檀信设斋各须饱食坐卧经行不劳辨的所谓但有纤毫即是尘举意便遭魔触扰直须行便行坐便坐却较些子然虽如是切不得作无事会去何故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上堂举普化一日同临济赴施主家斋济问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为复是神通妙用为复法尔如然化便踢倒饭床济云太粗生化云这里是甚么所在说粗说细济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斋济问今日供养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饭床济云太粗生化云瞎汉佛法说甚粗细济乃吐舌师云普化老汉如此激扬可谓狮子筋琴抚之则群音绝响若作佛法理论何异指鹿为马且道淆讹在甚么处蓦拈拄杖卓一卓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当阳指画伊。

解制上堂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正眼看来乃是愚痴本来成现事何得自迟疑心地但无诸所见不妨哮吼奋全机不闻昔日释迦老子初生下便解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狮子吼汝等诸人犹向这里觅些甚么蓦拈拄杖下座一时打散。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二

萧山县弟子吴彻(己自)助刻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三

住华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门人行谧等编

住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栖真禅寺语录

顺治丁亥十二月十八日入院。

山门以杖指云重重宝楼阁无碍解脱门须从这里直入不得俯首踌躇何故大丈夫儿合自繇拽杖便入。

佛殿昔日释迦老子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山僧道若不以色见不以声求亦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且作么生得见如来乃上香云且看新长老展拜。

伽蓝你无我不得我无你不成彼此今际会护卫要殷勤。

祖师西天东土这伙老贼山僧今日一齐捉败免得诸人暗里妄测且道山僧有甚凭据乃上香云公验现在。

方丈以杖指云此是抛纶掷钓之所擒龙捉虎之处一任擎头戴角入来不容停机顾伫何故拟议不来劈脊搂更嫌何处不风流。

上堂指座云这曲录木上须弥灯王如来已为诸人说法了也汝等还见么其或未然山僧不免土上加泥去也便升座祝圣毕复拈香云此瓣香明如杲日宽若太虚今第三回爇向炉中奉为先师密云大和尚用酬法乳维那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问昔日临济大师云我欲于此建立黄檗宗旨今日和尚建立甚么人宗旨师便打进云这一棒与临济是同是别师复打云汝试分析看进云通玄古佛随方现栖真又见一番新师云你向甚处见得进云瞞学人不得师云切莫诈明头乃云等闲不欲出深云何意而今逆志行只为先人案未了才方挂钵又迁■且喜在彼在此初无间然若定若动元无二致直得四方并应高下等平尘尘普现端倪物物全彰正鉴在市盈市居村满村君王以此泽及万邦臣宰以此股肱王室佛祖以此利物士庶以此修身大道既尔如斯且道恩归何所竖拂子云诸人还见么此日钧天无可报故园先放一枝春。

复举法灯上堂云山僧本欲深栖岩窦隐遁过时盖缘清凉老人有未了公案出来为诸人了却时有僧问如何是未了公案灯打云祖祢不了殃及儿孙僧云过在甚么处灯云过在你殃及我师云法灯与么为人可谓赤心片片怎奈者僧饥逢王膳不能餐辜负法灯不少山僧本志深栖岩窦隐遁过时只缘先师有未了公案出来与诸人了却且道如何是未了底公案喝一喝云宁可截舌莫犯国讳复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本山耆宿请上堂山僧日昨至此已曾升座今复重登未尝有过主宾相见句不妨重说破蓦拈拄杖云且道这个是宾是主若作宾主相见正是捏目生花不作宾主相见亦是眼中着屑设使总不恁么犹是野狐见解且道毕竟如何乃掷拄杖高声唤侍者云与老僧收取。

上堂今朝檀信设斋供养五湖衲子任其尽量饱餐切忌沾着唇齿若或沾着些儿酬偿未有日已所谓生心受食净名早诃我此会中设有受食不生心者山僧不免拈棒打出何故家无白泽之图必无如是妖[女圣]。

上堂问通玄峰顶即不问栖真堂上又重新如何是重新句师云雨下地湿进云恁么则一句迴超今古不异师云正要汝恁么道进云天共白云晓水和明月流师云且道是何意旨进云处处洛阳花似锦家家尽赏上元灯师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进云

和尚莫埋没人好师云上座又错会了也乃举昔日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云胡饼云门恁么答话且道还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无若道有正是谤他先德若道无又却埋没己灵且作么生判这公案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上堂春到百花香秋来黄叶落吾辈参玄人有错有不错有等学解汉闻山僧恁么语话便道一切众生迷己为物被物所转是错若能转物即同如来是不殊不知正是抛却甜桃果沿山摘醋梨要见他本色衲僧远之远矣且道本色衲僧有甚长处良久云客来无茶点蒿汤备礼仪。

上堂问继绍门风端的旨请师露出大家看师云一棒打杀进云也知和尚令不虚行师云你见个甚么道理恁么道僧便喝师便打乃举僧问赵州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州云吃粥也未僧云吃粥了也州云洗钵盂去其僧有省师云赵州老汉如此提持可谓书一不着画其僧虽则有省正眼看来也是无端捏目山僧如此批判汝等诸人还见赵州老汉么乃云漆桶归堂去下座。

上堂问师翁所托千斤担今日分明付阿谁师云无可付者僧展手云便将无可付的来师云未肯打你在僧便喝师便打进云又道不打师云莫作打会好问如何是栖真境师云四野桑田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多见缁袍缘钵至罕逢檀信送钱来进云人境已蒙师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师云汝但吃棒乃云栖真初开法席且喜衲僧云集今日檀信设斋长幼不妨饱食若或用意参禅究竟徒劳心力所以先师道禅不须参道不须悟直下承当超佛越祖且道超越一句如何举唱脱体无依知见外讴歌此日乐升平。

上堂昔日相见不谈禅今日重逢岂谈道非是山僧没些权宜只为个中点即不到所以道设使言前荐得犹是滞壳迷封纵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须是出格英灵始不向此二途入作只如不涉迷悟一句作么生道尝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

上堂大道本非男女相只缘念异有差殊但得不生诸所见了无一物可分疏不见昔日末山尼了然开堂灌溪参问如何是末山了云不露顶灌云如何是宋山主了云非男女相汝等于此如委悉得便见日用头头总非外物其或未然但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

上堂脱离尘网异于世俗履伽蓝地披忍辱衣今既放下诸缘何须更用觅佛不闻昔日僧问归宗如何是佛宗云不辞向汝道汝还信否僧云和尚诚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乱坠新庵主还委悉么如未委悉二时吃粥吃饭切忌碗钵作声。

上堂月望月朔时人尽觉唯有无阴阳地要且未曾省觉须是脱略见闻者始不妄意摸索不摸索则且止且道无阴阳地如何通透蓦拈拄杖划一划云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佛诞上堂举起拂子云大众还见释迦老子在山僧拂子头上现身现土么若然见

得不复怗怗如未见得不免更与打些葛藤毗蓝园里示现受生双林树下示现入灭虽现世人有去有来极其本体不变不动且道释迦老子凭个甚么得恁么自在复以拂子击香几云天人群生类皆乘此恩力。

结夏上堂檀信普设香饌衲子结制安居若或进前求解白棒打破头皮须知本分中拟亲返疏欲近转远设使总不恁么犹非衲僧正眼毕竟如何乃仰视云白鹭下田千点雪黄鹂上树一枝花。

上堂寒则普天匝地寒热则普天匝地热须是没量人寒暑侵不得不见僧问洞山寒暑到来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又僧问一老宿时节恁么热向甚处回避宿云向镬汤炉炭里僧云镬汤炉炭里如何回避宿云众苦不能到后大慧云二老宿一人在寒暑里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里垂手者不见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师云且道二老还有优劣也无蓦拈拄杖云莫待是非来入耳从前知己返为仇。

上堂都监昔日学儒迩来披缁学释虽然儒释不同蓦拈拄杖云不出这个消息现前大众还有不涉儒释者么复卓杖云举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

解夏上堂问秋初夏末即不问不结不解事如何师云八字打开进云覩面全彰无背向一句无私亘古今师云看脚下僧喝师便打进云一场漏逗师云自领出去乃云山僧迩来不欲结制切恐诸人无本可据只得期限九旬务要人人瞥地怎奈不善参详未免反为钝置不闻睦州见僧入门便道现成公案好与三十棒临济见僧入门便喝德山见僧入门便棒看他先德无不直截提持犹恐承当不性燥山僧如此告报汝等还委悉么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觅了时无了时。

上堂举庞公忽一日道难难难十石油麻树上摊庞婆云易易易如下眠床脚踏地灵照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师云此三人互相卖弄将谓无人证明殊不顾千载之下遭人检点山僧如此批判且道为人眼在甚么处良久云待驴年有个新见处即向诸人道破。

上堂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今辰斋主还见从上佛祖于一切处转无上法轮么若然见得不独资荐已往双亲高登净域亦与从上佛祖同一受用如未见得以拂子画一画云信手画闲千圣眼何方慈氏不舒颜。

上堂举道吾至檀越家吊慰渐源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甚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师云道吾如此答话可谓文不加点庾嶷昆季于斯委悉得去劬劳深恩无不报毕如未委悉山僧更与分析一切众生轮回不息皆因妄想攀缘但能息念忘缘便与佛祖无异异与不异且止且道荐拔一句如何举扬乃举拂子云不须他处寻弥勒这里分明现胜身。

结制上堂白兆问未出方丈时已觑破了也即今无问请师答话师云答汝了也进

云法座当轩人天骈集权借一问请师不答师云舌头不出口进云龙生金凤子冲破碧琉璃栖真门下还许相见也无师云不许进云因甚不许师打云且道是何道理进云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便礼拜师云且信一半乃云今日缁素交罗人天并集耳声眼色无非本地风光净妙体圆初无向背其奈荐者还稀过于闻见山僧不免令汝诸人九旬禁足三月安居须将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毫窍并作一个话头参到罗纹结角弓折箭尽时是汝诸人放身命处其或未然努力向前须了却莫教累劫受余殃。

上堂问借尘劳而为佛事假世相以演真乘从缘荐得即不问糍盘投地意如何师打云也须吃棒进云大抵还他肌骨好不搽红粉也风流师云汝见何道理便恁么道僧呈坐具云总在这里师云错认定盘星乃云钟鸣鼓向谈真谛翠竹黄花为举扬欲识弥陀真面目从来遍界不曾藏现前大众无不是眼开心悟者且道弥陀即今说甚么法乃击拂子云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始知。

腊八上堂释迦老子当年没志才拟逾城早已失利不见永嘉道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大慧道好与这老汉三十棒何故不合将尝住物入衣钵下山僧敢道大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是招提之物人人有分又争怪得伊老僧恁么批判大似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然虽如是待汝心肯处是我运通时。

师诞上堂问昔日世尊降生金莲从地涌宝盖自天垂和尚今日华诞有何祥瑞师云日照寒光澹进云毕竟与世尊是同是别师竖拂子进云恁么则一句顿开千圣眼三千里外绝淆讹师云只恐不是玉乃云昔日释迦老子道未离兜率已降皇宫未出母胎度人已毕已是八字打开和盘托出了也若是英俊道流何更切切然虽如是山僧见处也要诸人委悉威音那畔只在目前触目分明了无二致恁么也得不得恁么也得恁么不得恁么总得且道山僧凭个甚么自从踏断千差路便向毗卢顶上行。

元旦上堂元正启祚本无量数万物咸新吾道亦亨应时纳祐脱略声臭庆无不宜不涉迷悟蓦拈拄杖云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

解制上堂栖真今日大开门户小大狮儿听其去住前途被人拶着切忌踌躇罔措直须蓦面咬伊以免唤作狐兔若或爪牙未全还须这里乳哺且待气胜力强始好腾身纵步即今可有奋迅底么拈杖卓云出群须是英灵汉敌胜还他狮子儿。

上堂昔日黄面老子道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般说话大似晴干开水道无事设曹司未免令人兢兢业业山僧则不然三界安如三禅天众乐充满无怖畏只凭这滴真甘露四生九有悉清凉卓拄杖下座。

上堂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古德如此提持虽则 着磕着凜凜风生应物现形如月映水其奈金屑虽贵落眼成翳若是过量人终不作这般去就要识过量人么人从陈州来不得许州信为大渠壁长老继绝上堂山僧昔居通玄也曾分灯数余不忆一灯忽灭今朝复为燃之乃举衣拂云现前大众还见么以此分付明辉去大

千沙界永光辉。

上堂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缁素参玄客任运莫乖违所谓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诸人还委悉么如未委悉掷拂子云放待冷来看。

上堂山僧出外月余禅房寮舍孤冷今朝法鼓声喧草木昆虫俱惺观音大士颜开释迦老子欢允募卓杖云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复卓杖云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通又卓一卓云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然虽如是若无举鼎拔山力千里乌骓不易骑。

结夏上堂古人道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如此提持大似隔靴抓痒有甚快乐处山僧敢道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也不印住住也不印破去住听凭伊以免其颠错汝等诸人还甘么若或未甘三条椽下七尺单前荐取好。

上堂遍明禅人冒暑远来恳请山僧举扬般若答报劬劳深恩若论此事直下无启口处记得古德道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识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遍明禅人还识曹溪路么若然识得不独答报劬劳深恩亦见六祖大师面目其或未然山僧不免更为指陈募拈拄杖云水归巨海波涛静云到苍梧气象闲。

商尊玄长老贡法衣上堂拈起衣云须知此领阔袈裟拈来不费纤毫力从今搭上左肩头大地有情俱饶益驱耕夺食乃惯尝务要儿孙赤骨律虽然分化各一方以拂子击香几云共诵般若波罗蜜。

解夏上堂汝等克期取证大似黠儿落节直饶意遣情忘怎如放下安贴今朝布袋口开听凭往南之北虽然如是也须自肯何故字经三写乌焉成马。

上堂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乃举拂云汝等还见古佛面目么击香几云还闻说法么若能闻处精明见处透脱秽土净邦无非正觉即此正觉也须吐却衲如荐拔一句又作么生莫谓内宫慈氏远时闻一阵藕花香。

结制上堂汝等来此结制切忌以佛觅佛纵然觅得相应究竟乃是自屈若是英俊道流不消弹指证入然虽如是入之一字吾不喜闻。

上堂月半已前密密绵绵月半已后疏而不漏正当十五日毋固亦毋必檀信办香馐一饱忘得失且道将何报答乃举拂云祇将这柄越尘拂切祝檀那无尽春。

上堂归源性不二方便有多门所谓圆通不开生药铺单单只卖死猫头撞着一个无思算吃着通身冷汗流汝等可曾吃着也未如曾吃着庆快平生如未吃着好来山僧手里请棒吃。

元旦上堂正月元日群象光熙缁白大众庆无不宜山僧今赞祝遍界悉无虞且道庆赞一句如何举扬击拂子云八方霖霖无为化四海讴歌乐太平。

贡法衣上堂问如何是祝寿一句师云炉烟结篆僧云不会师云恰好僧礼拜师云错乃云披福田衣坐法空座梯航九有津济四生乃举拂云全凭这个威光不向他处流转会得途中受用不会世谛流布会与不会总拈却定动卷舒无不乐以此庆檀那寿算等南岳。

顺治己丑冬受宁郡当道并诸乡绅请住天童上堂拈疏示众云权衡佛祖丕赞宗猷惟凭这个威光便尔声和响顺既然符到奉行岂可囊藏被盖又云曹溪的旨少室真机总在这里欲令四众普闻须烦一一剖露宣毕师云宴息深村不几时又移瓶锡入云峡非是老来无定力生平惯听业风吹虽然如是要且去而无去意住亦无住情去住俨然似云闲定动宛如谷响曾无向背焉用拘留去住既不随他卷舒毕竟繇已正恁么时作么生道宿鹏欲展摩霄翅谁顾奔腾六合云。

住湖州府地藏禅院语录

当道护法并诸乡绅请上堂师以杖指座云从上先德于这曲录木上曲尽机宜顶一句未曾道着山僧今日横草不拈竖草不拔且贵正眼流通便升拈香祝圣毕乃云第一义谛周遍一切非染非净非实非虚五目不睹其形四辩莫谈其状非智可知非识可识须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始有相应分所以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地何言哉万物生焉君何言哉无为而治四海晏清群情安寝草木昆虫无不乘其恩力且道林下道人以何报答良久云蒲团燕止无余事永日寥寥贺太平。

上堂吾有一句普天匝地举似诸人切莫拟议大众且道是甚么句便下座。

程太守请上堂问第一义谛即不问未审人王法王是同是别师云坐断舌头进云祇如今辰太守大人请和尚唱无生曲还许学人凑泊也无师云许进云恁么则天高群象正海阔百川朝师云理合如是问五派纲宗即不问大开炉鞴事如何师便打进云煨凡成圣又作么生师复打进云棒头迸出金刚眼昆虫草木尽沾恩便礼拜师云切莫诈明头乃云今朝结制起七汝等切忌外觅但舍内根外尘管取刹那证入翻转业识尘劳总成解脱道力如得执卸情忘白棒还须痛吃何故真金须假红炉煨一回入火一回新。

上堂问鸣钟挝鼓唤醒江畔鱼龙棒喝临时捉败穴中狐兔竖拂拈槌明甚么边事师云高着眼进云即此一句千古希闻且道是堂奥中事门庭边事师云截舌三断进云恁么则苕溪波涌曹溪脉地藏今开临济宗师云一任卜度乃云山僧横拈榔栗无论凡圣俱打虽然太煞伤慈以免说真道假怎奈知恩者少负恩者多此间若有一个半个瞥尔知归山僧未肯放过何故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若是英俊道流自然因指识月乃举拂云且道是指是月遂掷下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春风动天地。

上堂酒肆茶坊三门佛殿万象森罗吾道一贯二繇一有一亦莫守任运度年华共庆无何有遂击拂子下座。

上堂倚天长剑凛凛寒威以拂子划一划云划破尘劳结网截断生死根株直得上无攀仰下绝已躬净裸裸脱罗笼赤洒洒离向背出没卷舒定动圆转仔细检点将来犹未是衲僧脱略处祇如脱略一句作么生道披蓑侧立千峰外引水浇蔬五老前。

上堂不慕诸圣不重己灵底人始受得人天供养与他佛祖为师到处为祥为瑞且道将何利物击拂子云祇凭这柄越尘拂为雨为霖遍九垓。

上堂问昔日栖真今朝度生未审是同是别师云横穿碧落。进云：“如何是度生境？”师云：“门临绿水。”“如何是境中人？”师云：“往来不断。”进云：“人境已蒙师指示，向上一句事如何？”师打一拂子，云：“吃得棒也未？”进云：“千峰势到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师云：“闲言语。”乃云：“无垢净戒光，遍满河沙界。不离见闻缘，迥超声色外。然虽如是，若论过量，人亦不作此解。所谓才有一丝头，便有一丝头。只如‘脱尽廉纤，不涉迷悟’一句如何举扬。”蓦拈拄杖，云：“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干。”解制。上堂：“结制三七余日，汝等似觉顽疲。不若豁开门户，一任南北东西。倘能信脚踏着，复来呈解莫迟。拶着如解翻身转。”蓦拈拄杖，云：“三台须是大家催。”

师过利济。请上堂：“缁白大众，胸次莫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拈来便用，超宗越格。如或停机伫思，出他阴界不得。且道越格一句如何举扬。”拈杖划一划，云：“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重。”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三

(秀水县秋泾太平坊信士金行■■■室田氏唐氏孙二郎。俞净隆同室金氏法名明觉男永庚。龚世华同室周氏。虞承祖同室夏明悦。金有忠法名上安同室钟氏。徐明煦母超福。施继宗同室顾氏。钱忠宪同室杨氏。梁义同室王氏法名明心。周吉同室宗氏法名明慧。明宗曹师。沈茂仟同室吴氏法名明源。优婆夷施氏法名明明。罗门顾氏法名行明。虞道升同室邹氏。黄门杨氏法名明心。众信同助刻)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四

住携李秀水龙渊寺嗣法门人行觉等编

住宁波府天童山景德禅寺语录

顺治庚寅五月初三日入院。

山门。“万派朝宗，千差一致。”以杖指，云：“总持门大开，入者不思议。且作么生是入门一句？见月休观指，归家罢问程。”便入。

韦驮。“若欲降魔及诸外道，不消别法。”乃插香，云：“惟用此要。”

佛殿。“一叶一释迦，一尘一弥勒。如如不动尊，从来无间隔。虽然如是，事无一向，也须作礼。”三拜。

伽蓝堂。“昔日灵山，不异今日。若欲远，诸魔累。”遂插香，云：“者里彼此莫逆。”

祖师室。拈香，云：“者伙老贼，偷心未歇。今日一齐捉败，管取四时安贴。”

方丈。以杖指，云：“此处甚深，宽阔非外。须是没量人，运用始自在。且作么生是运用底句？”复卓一卓，云：“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

升字。柳居士请上堂。以杖指座，云：“者曲录木上，从前老宿无不说黄道白，究竟有损无益。山僧今日信足跨上，务要诸人践实。”便升，拈香祝。

圣毕。复拈，云：“此瓣香奉为台宁两郡当道尊官及诸乡绅文学、远近檀那、缁白大众，惟愿人人怀才抱义，谦让温良，禄位高升，千祥骈集。”再拈，云：“此瓣香得来久矣，欲隐弥露。第五回爇向炉中，供养先师密云大和尚，用酬法乳。”白椎竟，乃云：“第一义谛如小儿戏，不用寻思，直下便是。英灵衲子未言先知，后学初机不妨启问。”问“祖印光‘腾雨法雨，法雷震地’事如何？”师打，云：“好吃痛棒。”进云：“一句当天开茅塞，截流峰顶鼓洪波。”师云：“闲言语。”进云：“恁么则嵩呼岳应，海晏河清也。”师云：“筑着磕着。”问：“从上老古锥总向者里说青道黄，未审新天童如何施設。”师便打。进云：“棒头拈出无私旨，四众齐沾雨露恩。”师云：“未信你在。”进云：“自有一双穷相手，未曾低揖等闲人。”师云：“有甚长处，不妨拈出。”僧拟对，师又打。进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处行。”师云：“要且跳不出。”乃云：“年来诸子驰骋四方，历尽辛勤，终无有益。殊不知人人有一坐具地，从来不欠一丝毫。祇为契券不明，所以受用不着。山僧契券，审来久矣。”复举拂子，云：“今日对众显示，汝等急须荐取。若向者里荐得，便解一多互用，小大相融，出入无难，游戏自在。此回错过，后悔难追。况值时清道泰，勋贵护持。士庶欣心，人天交庆。自利利他，无所不宜。且道知恩报恩一句作么生道？山房晏息无余事，永日焚香贺太平。”

上堂。问：“法雨霏霏，天上人间皆普润。红炉焰焰，铜头铁额总陶镕。且如何是‘陶镕’一句？”师云：“好与你一顿。”进云：“漫道学人力气小，一拳打碎石金刚。”师云：“吃力不少。”僧礼拜。师云：“脚跟下错过。”乃云：“山僧惯煮无生米，接待五湖云水僧。不若今朝众檀信，挥金办供愈殷勤。虽然如是，须知施而无施，受而无受。施受无心，始成无漏。且作么生是无漏底句？”乃掷下拂子，云：“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

结夏。上堂。问：“今日大开炉鞴，煅炼圣凡。只如不受煅炼者又作么生。”师打，云：“尽汝神力向甚么处去？”进云：“浑身当宇宙，遍界任纵横。”师云：“正好吃棒。”乃云：“山僧二十年前偶一日，冷地里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性命摄在一微尘里，并无一人得知。所谓藏山于海，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负去，寐者不觉耳。今日山僧普告大众，还信得及么？如信得及，见得彻，便好休去歇去。如信不及，见不彻，不妨朝参暮参。一朝参到无参

处。”遂顾左右，云：“始知无处不家山。”

上堂：“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不治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谓以智方便而演说之。其所说法，皆悉到于一切智地。须知一切智地，通无障碍。

”举拂子，云：“要用便用，无不自在。离四句，绝百非。本来成现事，不用涉思惟。”复举拂子，云：“以此庆檀那，寿算与嵩齐。”

定海防御使请上堂：“药师光如来周遍一切处，不离见闻缘。时人不解顾，若解顾，刹刹尘尘全体露。所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在己同己。并无异缘，亦无异念。山僧如此举扬，用祝遐龄鹤算。且道以何为据？”以拂子击香几，下座。

观音成道日。上堂：“钟鸣鼓向，鹊噪鸦鸣。咸启圆通门，普请直截入。汝等于此荐得，便与观音菩萨同得同证，同坐同起，示随类身，演不思議法，以无缘慈，导利群品。且不思議一句如何吐露？”乃举拂子，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解夏。上堂。问：“斋主虔诚普饭僧，请师为众唱无生。今朝解制即不问，如何是脱落无生句。”师云：“纵横得自由。”进云：“不恁么时如何？”师云：“不到乌江不刎头。”僧罔措。师叱退。乃云：“山僧于此初番结制，四来禅侣咨决心疑。长期短期，以悟为期。如木彻悟，解则不宜。所以道‘学道如钻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露，烧然始到头。’汝等还得恁么一回也未？如未得恁么一回，不得唐丧光阴，空消岁月。仍把瓶盂安旧位，莫教虚费草鞋钱。”

结制。上堂。问：“当阳无一物，句里绝囊藏。请师道一句。”师云：“好个消息。”进云：“西风吹叶落，大地尽皆秋。”师云：“未是汝立地处。”进云：“山头白浪沸，海底尽风生。”师云：“莫眼花。”乃云：“太白天童，曩称法窟。汝等来此结冬，自是不类庸俗。须愤决烈志，坚金石心；栗棘蓬勇，吞金刚圈；猛跳一朝，伎穷力极，便省从前面貌。”乃举拂云：“且道者是金刚圈，是栗棘蓬？众中可有判断得底么？若判得，不必跏趺禅榻，禁足九旬；便好掀倒禅床，喝散大众，岂不畅哉！如判不得，须惜寸阴金不易，莫教空白少年头。”

朔日。上堂：“了得一，万事毕，坐卧经行无不适。但得心安处处安，那管山林并井邑。既无取，亦无舍，点头便是归来也。归与未归且止，祇如一作么生了？还有道得底么？直饶道得了处分明，木上座未肯放过在。何故？真金不假红炉煅，济众安能遍大千。”

保安。上堂。问：“箭锋相拄即不问，单刀直入时如何？”师便打。进云：“悬崖撒手去也。”师云：“险。”进云：“太白峰头忽粉碎，玲珑岩上现

全身。”师云：“闲言语。”乃云：“山僧每常升座，要且无法可说。此日檀信致诚，权引善财拾药。”乃举拂云：“善财来也，汝等见么？于此见得，佛病祖病当下豁然，黑业白业刹那解脱。不用祈福迎祥，管取四时安乐。且道以何为验？”复举拂，云：“自从解用无根药，纵有耆婆也不中。”掷拂子，下座。

腊八。授戒。上堂：“堪笑释迦老子，当年志不丈夫。舍却皇宫内院，撞入雪岭踌躇。偶尔明星夜灿，抬眸打失乌珠。至今无人救得，鉴物不解分疏。众中可有救得底么？如救不得，是者老汉自作自受；若或救得，三聚净戒不待摄而自摄矣。只如‘饶益有情’一句又作么生？烦恼海中为雨露，无明山上作云雷。”

上堂：“汝等未到天童寺，将谓天童异世间。及乎到来亲目击，依然松竹倚青山。明明松竹林，明明祖师意。若或瞥尔情生，未免触途成滞。且道‘不涉程途’一句如何显示？”蓦拈拄杖，云：“还家尽是儿孙事，祖父从来不出门。”复卓一卓，下座。

上堂。问：“镜清道新年头有佛法，明教道新年头无佛法。到这里如何得恰好去？”师云：“还见老僧么？”进云：“坐断有无俱不立，斩新别是一乾坤。”师云：“奈汝脚跟下错过。”进云：“和尚又作么生？”师以拄杖卓一卓。进云：“却是和尚错过。”师云：“山僧失利。”乃举起拄杖，云：“岁朝把笔，诸事大吉。应时纳祐，庆无不宜。”遂画一画，云：“只消一笔书尽三藏，惟许山僧不时转唱。且道山僧有何凭据便乃如斯？”复卓一卓，云：“自从舞遍三台后，拍拍元来总是歌。”

上堂。问：“从上宗乘即不问，作家相见事如何？”师云：“有眼如盲。”进云：“可谓一箭中红心，大地无寸土。和尚向甚处安身立命？”师竖拂，云：“见么？”进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红心心里中红心。”师云：“错。”进云：“谢师答话。”师云：“若作话会，入地狱如箭射。”问：“天开寿域则且止。如何是庆赞一句？”师云：“庭前狮柏。”进云：“恁么则‘常将日月为天眼，指出须弥作寿山’。”师云：“四季长春。”进云：“且道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还有寿量也无？”师云：“脑后荐取。”进云：“作家宗师，天然犹在。”师云：“老僧不受汝涂污。”乃云：“欲识生前面目，切莫前思后算。但能息虑忘缘，触目头头露现。自他不隔一毫，始终不离当念。大众切莫含元殿里更觅长安，慈氏宫中望生内院。”遂击禅床，下座。

师过松陵接待寺。上堂。仲廉问：“拨草瞻风祗图见性，只如性作么生见？”师云：“未问已前会取。”士云：“识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地时作么生脱？”师云：“眼闭脚直。”士云：“脱得生死方知去处。四大分离时向甚

么处去？”师云：“八方通透。”士云：“与么，则绝学无为闲道人也。”师云：“看脚下。”问：“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未审笑个甚么？”师竖拂，云：“会么。”士云：“和尚高登宝座，现大人相，与世尊是同是别。”师云：“分身两处看。”士云：“杲日当空，大众仰赖去也。”师云：“且信一半。”乃云：“松陵胜地，自古通衢。世外道人，无不游历。主宾会合，快意倍尝。竿木随身，逢场作戏。无生曲子，妙绝希声。如未离见超情，莫能闻其极致。且道无生曲子如何举唱？木人把板云中拍，石女衔笙井底吹。”

师过昆山西寺。上堂：“春光灼灼，和气蔼然。法法头头，总非外物。此事从来无间，何须列主分宾。十成八字打开，遍界光辉溢目。点即不到，亲之不得。到即不点，疏之有余。若或俯首踌躇，未免当面晦却。且道‘不立主宾混融’一句如何展演？长安市上家家月，春草池塘处处蛙。”

师过海昌佛牙石。樵法孙请上堂：“威音王已前，尘尘佛牙露。自古至今时，覩面无回互。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取不得，舍不得。动念即乖，强言则隔。且道毕竟如何？”乃掷下拂子，云：“触目不须他处觅，大千何处不毗卢。”

解制。上堂：“旧冬结制，将无作有。新春解制，以实为虚。纵有十分相为，怎如覩体提持。所以山僧素常接待问着便棒，其实赤心片片，怎奈负恩者多。不见昔日德山道：‘老汉者里无论凡来也打，圣来也打，只要打着个独脱底。’此间设有独脱底，山僧不似雪窦，压良为贱，唤伊洗脚。但更与一顿，趁出门外。何故？祇因信义从来切，未肯模糊放过关。”

师过武林报国院。请上堂。问：“击鼓鸣钟，法王升座。四众云臻，愿闻法要。只如钟鼓未鸣时如何？”师云：“好个消息。”进云：“恁么则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无私亘古今。”师云：“错会者多。”进云：“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师云：“只恐不是玉。”问：“一天风雨，本从太白峰来；遍洒群情，缁素咸蒙润泽。即今报国家风则不问，如何是直上天童一句？”师云：“有船乘船，无船步行。”进云：“狮子游行芳草绿，象王回顾落花红。”师云：“照顾脚下。”进云：“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师云：“正好吃棒。”乃云：“法无定相，建立由人。列主分宾，无可不可。若也分去，落霞孤鹜齐飞；若或不分，秋水长天一色。然虽如是，犹涉程限。不见五祖道：‘我者里如马前相扑倒便休。’那有计较安排处？可谓大人具大见，大智得大用。片言能折狱，一诺千钧重。诺与不诺且止，且道报国裕民一句如何举扬？道泰不传天子敕，时清休唱太平歌。”

上堂：“日昨瑞雪满庭，普贤全彰胜行。第恐南泉到来，未免痛吃一顿。何谓如此？眼里着沙不得，耳里着水不得。惟许无依道人，听凭随处安贴。且

道无依道人有甚长处？”蓦拈拄杖，顾左右，云：“汝等还见么？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莫与路为仇。”

披剃。上堂：“一尘入正受，诸尘三昧起。一念绝罗笼，尘尘尽解脱。若能于此领略得去，不独脱离尘网，释其爱缠，亲恩佛恩悉皆报毕。如未领略，还当剃除须发，圆顶方袍，依止丛林，亲觐宿德。一朝筑着磕着，庆快生平。须知世俗家易出，无为家最难。出得无为家，定动始相安。且道出后合作么生？”置拂子，云：“佛法无多子，久长难得人。”

端午。上堂：“今朝端阳节，妖[女圣]齐兢出。世上诸男女，门挂菖蒲逐。惟我衲僧家，没些子伎俩。幸无彼此心，群魔悉皈向。直得魔佛混融，互为主伴，纵有大力魔王，也须合掌赞善。且道山僧有甚长处乃尔如斯？”遂拍左肘，云：“从上家私俱荡尽，惟有神符肘后悬。”

上堂：“人人有个生缘，究竟不离目前。如十日并照，无不分明。怎奈问着十人，五双不知落处。只因触境情生，迷而不悟。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兹因虎山钱檀护母难之期，谨请山僧升于此座，举扬此段因缘，用报劬劳罔极之恩。殊不知未升座前，早为说法报答了也。如委悉得去，亲恩佛恩，悉皆报毕。如未委悉，也须朝参暮参始得。且道应时庆祝一句如何展演？”乃击拂，云：“洞里无云别有天，桃花似锦柳如烟。仙家不解论春夏，石烂松枯是一年。”复击一击，下座。

上堂。师云：“穷崖僻壑，古寺禅房，入秋已来，不胜清冷。内外道流，幸安寂寞。今朝挝鼓登堂，宛如大死复活。眼里也着，耳里也着。英俊者契证无余，偈者未免自缚。何故？犀因玩月纹生角，象被雷惊花入牙。”

上堂：“昔日先师会下，万指围绕，染法味者颇多，追法乳者谁切。山僧举扬般若，以报先师莫大之恩，可谓冤有头债有主。从前得力处，一句超今古。且道是甚么句？”蓦拈拄杖，卓一卓，云：“汝等还委悉么？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论盖代功。”

上堂。师云：“今朝九月初一日，务要诸人尽彻的。既然请登曲录木，乃举般若波罗蜜。大众，般若如大火聚，四面莫能入，拟之则燎却面门。如未超情越量，未免焦头烂额。”遂举拂，云：“山僧者里素无障碍。若要便举，无不畅快。且道这里是甚么所在？”复画一画，云：“蓦直一条官马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上堂：“千里同风彼此知，睽违许久不无疑。日前接得真消息，始信渠依不负师。然虽如是，且道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展演？”击拂，云：“妙舞不须夸，遍拍三台，须是大家催。”

结制。上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吾门衲子，陶诱相当。”乃举拂

，云：“大众须知这个。阴阳摄不得，寒暑莫能催；处动尝寂，居尘不染；净裸裸无依，赤洒洒全露；转无上法轮，显示正法眼。于斯领略，始不负行脚初心。如未谙此，不免重说偈言。”遂击拂，云：“正法轮已转。”复举起，云：“正法眼已示。胸次更若狐疑，”连击拂，云：“大家急着眼觑。”

上堂：“欲造佛祖阃域，须知本无难易。”乃击拂，云：“这里挨身入得，管教千差一致。苟若情生智隔，却被五阴魔昧。所谓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从上佛祖，莫不于无是非处兴无缘慈，度诸含识。然而终日说法，无法可说。终日度生，无生可度。彼既丈夫我亦尔，切勿于中分彼此。且道截断是非一句如何举扬？”复击拂，云：“万国醉心尝大鼎，相逢携手上高台。”

上堂：“今日虽则升座，其实无法可说。惟嘱现前大众，切忌妄生卜度。岂不闻昔人生心受供，尚被净明所诃，况卜度乎！所以道‘息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但得本何愁末，举止施为，无非妙作。且道自利利他一句如何剖露？恒持清净无为化，为雨为霖遍九垓。”

冬至。上堂：“法身无相，遍满乾坤。智鉴洞明，十虚无间。一阳来复，万物春回。大地群情，均承恩力。且道无阴阳，地上还承此恩力也无？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

上堂。雪庵问：“今日升堂即不问，单刀直入时如何？”师便打。进云：“怎奈钩头有饵，秤尾无星。”师云：“汝不是冲浪金鳞。”庵云：“自从踏破千差路，直向毗卢顶上行。”师云：“险。”庵云：“大众证明。”师复打：“且道是赏汝罚汝？”乃云：“昔日懒融未见四祖时，百鸟衔花，人天送供。及见之后，百鸟无踪，人天绝迹。汝等还见懒融么？不见道了鬼神觑，不破之机绝是非。不相干之地，非常情可测。山僧这里虽无如是人，却有过他处。不惟消得檀信施，亦与后人作标榜。且道不涉迷悟一句如何举扬？三事衲衣青嶂外，一钵沉水碧云中。”

上堂：“常言道‘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依然只是旧时人，不是旧时行履处。灵机廓彻，习染消融。盖色骑声，卷舒自在。且道应时庆赞一句作么生道？”拈起衣，云：“汝等还见么？将此袈裟常挂体，时与缁流结法缘。”

岁朝。上堂。止休问：“数树梅花向日开，无限春风匝地来。不涉新旧一句子，请师指点畅人怀。”师云：“好吃痛棒。”进云：“恁么则独露无私去也。”师云：“如何是你独露无私句？”进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师云：“非汝境界。”进云：“也要和尚疑着。”师嘘一嘘。问：“世尊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说着一字，不审和尚升座说何法要？”师便打。

僧一喝，师复打。乃举拄杖，云：“去年岁朝，把笔一挥，书尽三藏。虽然文彩已彰，究竟毫端未放。今年岁朝，把笔遂画一画，云：‘一挥书尽儒典。虽然毫端已放，究竟文彩未显。’且道其中义理还有优劣也无？”便下座。

解制。上堂。肯喏问：“天童解制，龙象云兴。和尚还是放行好，把住好？”师云：“不在这两头。”进云：“恁么则横担榔栗，独步大方去也。”师云：“走煞阇黎。”进云：“直透万重关，不住青霄外。”师云：“脚跟下错过三千里。”得本问：“解制结制即不问。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是甚么人？”师云：“老僧不识。”进云：“掴碎太虚空，毗卢顶上行。”师云：“闲言语。”进云：“和尚不得压良为贱。”师云：“闲言语。”乃云：“三冬结制，把断要津，不通凡圣。纵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的到来，也只结舌有分。今朝不免放条活路，江北江南听其去住。前头如遇把关人，当头拶着勿罔措。且道出门一句作么生道？”蓦卓拄杖，云：“狮子吼时芳草绿，象王回顾落花红。”

上堂：“山僧四大不强，无能为众说法。”遂拈拄杖，云：“惟这木上座，虽则全无孔窍，却能善说法要。”击香几，云：“切莫随伊颠倒。不见古人道：‘毋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毋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智。’须知智不到处，切忌道着。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当阳指画伊。”

师诞。上堂：“老僧年来痴痴憨憨，懵懵懂懂，尚不见有世法，焉有佛法可说。兹因老朽母难之辰，内外坚请，不免升座。且道说个甚么即得？若道老朽今日生乃是诳言，不道今日生亦是妄语。若道生本无生，灭亦非灭，正是三家村里座主见解，自是唐塞诸人不得。幸有从前脱尽廉纤的一着子，略为显示。”遂掷下拂，云：“莫把是非来辨我，从前穿凿不相关。”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四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五

住华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门人行谧等编

示众

通玄。示众：“大众，现成公案不用参详，等闲起坐乃正觉场。汝等诸人还委悉么？若委悉得，受用无穷。如未委悉，‘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捷始应知’。”

示众。以拄杖卓一卓，云：“者事本自现成，不假丝毫造作。拟欲参禅，早错了也。所以山僧素尝接待方来，不用尖新辞句，唯用一条白棒。凡拟议便棒，不拟议亦棒。拟不拟俱棒，何故？杀人刀，活人剑，具眼者辨取。设有个衲僧闻山僧恁么道，涌身出众，震威一喝，返验山僧。且道这一喝是杀是活

？山僧但徐徐向伊道：‘红霞穿碧海，白日绕须弥。’”

示众：“诸兄弟无不急切参禅，殊不知有心参禅成妄想，无心参禅落无记。敢问诸兄弟且作么生参？有伶俐底试出众道看。”时有云云者，师皆不诺。乃云：“一众既然不善参详，拄杖子不免为诸人通个消息。”遂以拄杖卓一卓，便行。

示众，举：“风穴在南院会下作园头。院一日到园，问：‘南方一棒作么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院云：‘我这里即不然’。穴问：‘和尚此间作么生商量。’院云：‘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穴便豁然开悟。山僧今将二老宿见解与诸人决破。南院恁么商量棒头下事，正是管见窥班。若论全虎，须是棒下情与无情，如桶底脱去，始乃相应。风穴虽则一期悟去，未免向无生忍里坐地。若要做个没量大人，更须吃棒始得。即今还有没量大人么？不妨出众与山僧棒头相见。”良久，无人出众。乃云：“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

示众：“昔日临济大师道：‘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先师亦道：‘一棒不作一棒用。’已是八字打开了也。若更踏步向前，真是皮下无血之辈。昨晚山僧举扬南院风穴二老宿商量棒头下事，未免剥削古人。虽则打草惊蛇，其实看孔着楔。汝等诸人要识二老即易，要识山僧则难。何故？”蓦拈拄杖，云：“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

示众：“日来诸人不倦参请，只是往往错过山僧棒头。不惟不知错过处，而返生多种狂解。道者棒如火聚，四面不能入，拟之则燎却面门。又道者棒如金刚王宝剑，截断圣凡情。不落有无，见破除生死窠窟，迥脱罗笼之表。如斯狂解，深屈山僧棒头。汝等诸人要识山僧棒头么？”蓦拈拄杖，云：“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

示众：“诸佛诸祖顶 门，一一棒头俱漏泄。若作佛法会，知君犹未瞥。不作佛法会，眼中已着屑。毕竟如何？”蓦拈拄杖，卓一卓，云：“不别，不别。适才有僧问棒头下事，山僧随手下一探竿，切恐诸人错会。若道知痛痒底是，正是唤奴作郎，认贼为子。若道不知痛痒，人非土木，安得不知。不见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还假趣向也无。’泉云：‘拟向即乖。’州云：‘不拟怎知是道？’泉云：‘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若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耶？’即今还有不落是非底么？试出众道看。”时有僧才出，师云：“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

示众：“昔日释迦老子道：‘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未见，斯即涅槃。’”乃举起拄杖，云：“这是拄杖子，诸人共知共见。且作么生是知见未见

底道理？”遂靠拄杖，云：“莫待是非来入耳，从前知己返为仇。”

示众，举：“赵州道：‘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又道：‘老僧不在明白里，汝等诸人还护惜也无？’赵州老汉恁么举扬，可谓寸刃不施，皇化已遍。虽则腾身阃外，要且躲避无门。汝等诸人要识赵州老汉么？也祇是个观音院里烧牛粪底老和尚。”

示众：“从上老宿，大有韬略。能擒能纵，能杀能活。山僧虽无如是伎能，单单祇善解黏去缚。解却黏，释却缚，珍重诸君休咬嚼。适才惟德禅人进方丈，问棒下意旨如何。山僧答‘一棒一条痕，一握一掌血。’德罔措。山僧云：‘拟议即不得。’德犹问：‘毕竟意旨如何？’山僧云：‘犹要打在。’德礼拜而出。即今惟德可在这里么？”德便出众。师云：“汝若作打会，入地狱，如箭射。”德云：“毕竟意旨如何？”师云：“被子一问，瓦解冰消。”德便礼拜。师云：“汝是何道理便礼拜？”德拟议。师蓦头一棒，归方丈。

示众：“汝等若要易明此事，须向省力处看。若或着意忖量，终无透脱之期。二六时中，但能于心无心，于物无物，心心不异，念念无私，便见透脱分晓。有何心而不契？有何法而不融？如肯直下承当，顿证自家境界。且安分一句，如何通信？‘饥餐渴饮，闲坐困眠’。”

示众：“法身报身化身，山僧一串穿却。虽然太煞省要，免得诸人摸索。大众，好快乐！”蓦拈拄杖，卓一卓，云：“祥麟只有一只角。”

示众：“昔日古德道：‘离心意识参，绝凡圣路学。’又有者道：‘欲明此事，须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又有者道：‘不怕念起，惟恐觉迟。’这三尊宿虽则为人痛滴滴地仔细检点，将来不无钝置人家男女。山僧不然，但道‘念起随伊起，念灭随伊灭。一切听凭伊，莫管甚时节’。何谓如此？不见道‘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

示众：“吾有一券，超情离欲。从古至今，光新万物。”举起拄杖，云：“众兄弟见么？万派皆归海，千山悉仰宗。”

示众：“昔日云门道：‘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此老如此提持，可以称善，但不经检点。何故？等闲行便行、坐便坐，用举用顾作么。然虽如是，手执夜明符，几个知天晓。”

示众昔日德山老汉道圣名凡号总是虚声殊相劣形皆为幻色若欲求之得无累乎及其厌之又成大患汝等诸人即今还有与德山老汉相见底么如无山僧与伊相见去也乃云夜来伸脚支头睡不怕人来偷枕头。

示众举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有等无智慧男子闻知便向无分别处成窠作窟殊不知正是避溺而投火且作么生得无过去意地但无诸所见天涯何处不逍遥。

除夕示众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晚乃为最后晚佛法禅道不须提大家且只捧茶盞何故爆竹已催残腊去明晨依旧日东升。

栖真示众古人道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汝等诸人还有向耳目不到处道得底么试出众道看时有云云者师皆叱退乃云有等超声越色底未免太孤有等和声混色底又却太奢还有不落孤奢底么好来山僧手里请棒吃。

示众狮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蓦拈拄杖云这不是狮子吼复卓一卓云岂不是无畏说汝等若或眼孔定动性命早已失却山僧恁么道也须是个狮子儿始得若非狮子儿未免贪观白浪失却手桡。

示众参禅无秘诀只要生死切生死若切千差路绝一道直如弦古今无异辙若或打入知见网中永劫无有了日所以道离心意识参绝凡圣路学敢问诸兄弟且道绝却凡圣二路作么生学试出众道看时有云云者师皆不诺乃云汝等既不解道老僧只得自道去也壁上安灯盞堂前置酒台闷来打三盞何处得愁来。

示众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所谓眼里着沙不得耳里着水不得汝等还委悉么如未委悉老僧再将平日受用处与汝诸人通个消息明明见了非他见了了常知无别知村月如银牵老兴闲行不觉过溪西。

示众昔日高峰祖师道海底泥牛衔月走崖前石虎抱儿眠铁蛇钻入金刚眼昆仑骑象鹭鸶牵此四句内有一句能纵能夺能杀能活若人捡点得出一生参学事毕老僧亦有四句虽无如是奇特亦不在高峰之下天晴日头出雨下地皮湿小尽二十九大尽三十日此四句内亦有一句能纵能夺能杀能活若人捡点得出一生参学事毕且道是那一句试捡点看如捡点不出普请吃茶去。

示众古人道繇心生故种种法生繇法生故种种心生设使心法双忘犹未是衲僧亲切处且如何是衲僧亲切处举起拄杖云拄杖子 跳上三十三天触着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汝等诸人还见古人与今人么晚来微露湿庭阶复喝一喝云若不喝住只管念去有甚了期。

示众参禅被禅缚不参却成现举似诸禅人切恐生厌贱不厌贱却成片万象森罗全体现然虽如是也须自肯始得若不自肯终非俊敏众中还有自肯者么若有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我王库内无如是刀。

示众结制二七日内外咸作逆若或不作逆老僧便欢适汝等还知作逆处么寻言逐句是作逆摄心内照是作逆观心内澄是作逆忖度思惟是作逆若欲不作逆胸次莫固必何故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开示现成公案不用忖量直下洞明了无异辙但是诸君情存知见意涉多途故不证得若肯直下承当便见根身器界万象森罗一一宣明第一义谛然虽如是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何故不见道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迟。

开示现前诸公欲明此段大事因缘须是外离尘境内绝忖思坐断圣凡情不落有

无见始明得他古人道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众缘尝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底说话在座诸公要明这卷经么乃举扇云下文繁长付在来日遂放下扇云请茶。

开示汝等若欲洞明此事须是千差路绝念虑情忘分别心息始有入首处若或将心内照观心内澄总是无风匝匝之波于本分中了无交涉不见庞公道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尝围绕铁牛不怕狮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鸟木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境如如只这是何虑菩提道不成汝等若能于此见得便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如未见得异日阎罗老子大有着汝诸人处在。

开示年来四方兵戈扰攘无片地可安唯天童祖席慈光照耀一众平稳所谓我此土安隐天人常充满若不于此打教彻去乃是自弃岂不闻昔之哲侍者胁不沾席有劝其寝者渠曰我于般若缘分素薄若不刻苦励志恐被妄习所牵汝辈何人乃尔懈怠此事虽则本来成现不假安排其奈无量劫来习染浓厚被心意识使得七颠八倒无自繇分若不灭裂一回终难负荷汝等要识不涉心意识句么蓦拈拄杖顾左右云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点头。

小参

壬午冬结制小参今日通玄结制且喜全无做造虽然一众端肃未尝别更衣帽唯有露柱灯笼旦暮不胜冷笑大众且道露柱灯笼笑个甚么还是笑结制欠严笑说禅不富若道结制欠严居山衲子当合如是若道说禅不富曹溪一脉岂在言丰既然不在这两端毕竟淆讹在甚么处还有人道得么若道得便是出格道人脱或未然且听山僧直截剖判以拂子击禅床云意气不从天地得英雄岂藉四时推。

小参个中一着迴脱情尘才涉思惟白云万里汝等诸人何不直截承当以免劳神役志若然承当得下不枉赵居士施金办供可谓功不浪施脱或未然山僧不免葛藤一上若道有解有结正是无绳自缚若道无结无解大似平地吃交若总不恁么犹是野狐见解毕竟如何解开布袋无拘束放出汾山水牯牛。

小参叙吾陈居士时值耳顺之年方始回心向道故偕子来山施金办供乞吾举扬宗旨殊不知宗旨不可以言语造不可以寂默通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若欲透脱死生须是坐断情尘意想不落见闻觉知始有相亲分若到与么田地切不得举意承当若举意承当则远之远矣所谓有念尽成烦恼锁无心端坐水晶宫。

除夕小参古德烹露地白牛分岁山僧煮透海乌鸡过年不用文武火烧放下自然顿熟普同供养一任饱餐此时休论主宾便见满门和气不嫌滋味薄便是好禅和且道应时一句如何举唱乃云今宵当合勤斟茗明晨端祝圣明君。

小参昔日大慧远祖惯以竹篋子话勘验来学往者以谓此话把断要津不通凡圣而本形自现如此注脚乃是依通诚非的旨其奈久久转见弊生迹之学者凡遇宗师举此话便下喝及乎向伊喝下搜看咸在无触背处躲根殊不知才有一丝头便有一丝头若无一丝头纵横得自由设有问如何是自由底句但向伊道山月如银牵老兴闲行不

觉过峰西。

小参今晨此举乃玉城韩居士为令先君诞生之日并先慈三周全吉之时谨请山僧举扬般若用酬至恩但般若分上生死二字无处安着岂不闻先德道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又道未达境唯心起种种分别达境唯心已分别即不生于分别不生法中识取不变不动若然识取得去于声色堆头脱略见闻自古及今曾无间隔现前大众既是古今无间且道韩公即今在甚么处安身立命还有道得底么如道不得山僧只得借渠鼻孔为汝诸人通个消息遂顾左右云是处是慈氏无门无善财。

小参都监今夜设茶座元不胜虔请既然一众临筵须是一回痛饮饮则任君饮啜则任君啜须是知些滋味始得所以古人道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唯我衲僧家又且不然无论智与愚强与弱信手拈杯无不快乐且作么生是快乐底句遂举杯云大众见么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

小参今朝此设端为荐资还有助哀者么僧问朔风凛凛万木凋伤未审亡灵向甚么处去师云左山右林进云恁么则从教寒暑重迁变青山依旧白云中师云这是甚么所在进云言前顿入无生忍人间天上独为尊师云闲言语进云蒙师法施恩大难酬师打云更须吃棒乃云生是死之基死是生之本生死两超然始彻无生忍无生忍绝伤嗟放下从前爱想便见凡圣不差差与不差则且止且道严氏孺人即今在甚么处一毫头上通消息刹刹尘尘现胜身。

除夕小参古之参学高士以今晚为生死交谢之时虑道业不办故乃如此我此现前诸兄弟虽则为道不下古人但契悟者指不多屈虽有数辈奈何见尚未圆有向声色未萌之先契悟者未免死了不得活有向言句中解会者又却活了不得死活了不得死置之弗论死了不得活者山僧今晚不惜唇皮与伊点破须知声色初非外物所以古人道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又道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个中若了元无物体用何妨分不分若也分一双孤雁扑地高飞若也不分一对鸳鸯池中独宿分与不分与汝诸人一并拈却吃饭济饥饮水定渴管取二六时中洒洒落落设有问据个甚么得恁么自在但道自从舞遍三台后拍拍元来总是歌复举僧问安澄禅师旧岁已去新岁到来还有不受岁者么澄云作么生僧云恁么则不受岁也澄云城上已吹新岁角窗前犹点旧年灯僧云如何是旧年灯澄云腊月三十日师云高安与么答话可谓顺水行舟不资余力若据山僧则不然如问旧年已去新岁到来还有不受岁者么但向道随分不独坐断者僧舌头且与后人作个标榜如何是后人标榜从来无向背那得有亲疏。

小参师以拂子击一击云陈氏孺人还知超生死越涅槃不离这个消息么若或未知山僧更为解说三界非有万法无实妄念不生诸缘寢息所以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既然悉皆是幻何更求生西方但能

舍却妄缘遍界无非净域。

小参现成公案迴绝安排才拟分疏便成剩法所以道参禅被禅隔看教被教隔持咒被咒隔念佛被佛隔设总不恁么亦被总不恁么隔且道淆讹在甚么处良久云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

小参以拂子击柈云悔公还知这里古今不异么如向这里荐得便见昔日名标金榜声播寰中这里未尝荣适来削发披缁韬光晦迹这里亦未尝辱既无荣又无辱须信这里无委曲况今全身放下已卧寂场正恁么时切勿疑惑何故复以拂子指云是处是慈氏无门无善财。

小参光阴迅速时不待人才方结制已是二十余日了也若不得一回猛醒异日阎老子算饭钱有日在须知此事是极现成底才拟寻思便成剩法才入阴界便不堪也还有道得底么设使道得未免落七落八拽杖便归方丈。

除夕小参四来兄弟道聚山中内外相安禅林庆幸惟愧老朽素无所蓄无可分岁喜得曩时于火炉边拾得五祖底一枚铁酸馅抛向诸人面前眼亲手快者当下咬破便见百味具足永息饥虚饶益将来绵绵不绝如咬不破自是诸人根性迟钝莫谓荒疏无可款待时寒久立各宜珍重。

小参以拂子击柈云张氏孺人惺惺着爱河滚滚识浪汪洋若欲浪静波平切勿生疑怖畏但将从前爱想一时放下不假慈舟彼岸登矣所谓繇心生故种种法生心若不生诸缘不有张氏孺人若向这里荐得便见无量劫来至于今日未尝生未尝灭未尝去未尝来如如本体湛然不动且道即今荐拔一句如何显示复以拂子击影云内院不消轻一击妙宝楼阁应时开。

除夕小参师云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世人生异见将谓有年期殊不知古之天地日月即今天地日月古之万物性情即今万物性情从来不移易一丝毫何得于中说新旧看他先德或同众或自处如痴似兀任运度时一言半句载之方册千古之下令人欣慕以今较昔何啻天渊虽是逆耳之言三十年后却用得着各请归寮善时保爱。

晚参

古寺山房不胜宽广经行坐卧常在其中老幼。

安居平等性智若起一毫凡圣情念乃是自生障碍不起一毫凡圣情念亦未是衲僧了事处且作么生是诸人了事处试出众道看时有僧出师便打云脚跟下错过三千里复云还有么良久无对师云汝等既不解道老僧自道去也蓦拈拄杖云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复举云门道举不顾即差误拟思量何劫悟只如不思量时又悟个甚么试道看有么众无对师云无端无端遂拽杖归方丈。

法语

示九霞刘公诸佛诸祖所贵成现只要当人自肯耳若或入于意想逐其声色于本分中翻成分外檀越之省要处料不在此说中第恐智人面前有三尺暗故引笔及此如

能体之言外则大智现前矣。

示周居士思劬劳奉甘旨至今犹惓惓于念为人子者之所当然如论大孝此亦小节须向情未生念未起时一眼觑破本来面目劬劳之恩不待报而报矣又岂在侍慈颜奉甘旨而为孝乎然令先慈生平节操水霜以念佛为急务而志不可夺殊不知未举念时早与弥陀覩面矣。

普说

普说近时参学者大有淆讹偶有一知半见便为极致不求深进坐在窠窟中不自觉知如此辈人诚为痛惜有辈以击石火闪电机眨眼便错过上将谓越格超群殊不知未出大慧远祖排摈纵然会得的当当不过增一所知耳有辈道言句乃载道之器不可不知便向言句中作穿凿直饶穿凿得攒花簇锦于己分中了无交涉有辈道此事不在言句上便与言句为仇敌凡举言句便乃摇首一坐坐在无事甲里千牛挽他不出如此等辈犹为可笑有辈道以总不恁么为越量一味硬作主张如此见解阎老面前吃铁棒有日在。

警策

警策师云适才座元并诸执事进方丈请落堂警策大众彼时闻之不觉冷笑何故我此一众咸是英特之士豪杰丈夫况父母不供甘旨六亲固以弃离不辞千里之程来到通玄峰顶岂肯因循过日荏苒度时待予警策而后猛发哉然虽如是第恐在外年深参寻日久四大疲懈不或增进者有之老僧只得向诸人前举则现成公案以成助发之缘记得古人道结制三日也水牯牛作么生又道结制三日也灯笼露柱作么生又有道结制三日也诸上座作么生这几尊宿各各一期称提将谓不落窠臼仔细检点将来未免黏牙缀齿若是林上座则不然但道结制三日也汝等诸人幸各无恙是则也是切忌作无事会去既不作无事会却作甚么会仲冬严寒伏惟珍重时有僧问内不放出外不放入师和声便打僧拟进语师复打却转身顾首座云适才错打这僧座拟议师与蓦头一棒归方丈。

因事策众老僧幼时曾阅教乘记得释迦老子于过去因中行菩萨道能以国城妻子布施乃至以身命布施了无吝惜山僧将谓无第二人今去释迦老子二千余年复有其人截指布施以作供养若非夙乘愿力者莫能然耳观此善士其解脱可知现前大众须知信施难消若不了道酬偿有日在。

诫勉

时临末法而吾佛慧命将沉之际凡有志继绍法门者须当深藏云壑晦迹韬名真操实履无论岁稔直待霜露果熟人天推出方可为人若或轻意苟为者此乃裨贩之辈非吾徒也嗣后如有不遵其训者吾当鸣鼓攻之。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五

(信士弟子助刻姓氏列于左)

(罗明震同室许氏法名明泰 罗明能同室张氏法名明朗 怀尚珍同室邹氏次俞氏 钱门沈氏法名明显 高行芳同室■氏法名行吉 吴吉士 沈应芳 张明南 马尔仁 黄继芳 陈士昌 陈益 曹那相 钱邦信 姚国昌 计关住 罗万里 夏士宾 黄国臣同室戴氏 莫瑞同室朱氏)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六

住携李秀水龙渊寺嗣法门人行觉等编

拈颂

兴化云我逢人则不出出则便为人三圣云我逢人则出出则不为人。

此二老宿一期称提可谓出人头地若欲扶树临济正宗犹未得在。

长剑倚天光灿烂千敲百拶炼将来而今掷出从君看凛凛清风遍九垓。

兴化谓克宾维那曰汝不久为唱道之师宾曰不入这保社师曰会了不入不会不入曰总不与么师便打曰克宾维那法战不胜罚钱五贯设饘饭一堂次日师自白槌曰克宾维那法战不胜不得吃饭即便出院。

兴化为人可谓深入虎穴只是不得虎子克宾虽则咬牙吃棒大似梦还故乡若是伶俐衲僧管教兴化棒折。

正令全提佛祖迷那许禅流堕窠窟杀活棒头亲吃了如何不碎脑门骨。

临济上堂两堂首座相见同时下喝僧问还有宾主也无师曰宾主历然召众曰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首座。

这两个汉大似两口古镜若无临济与伊称赏怎得交光相映皎皎圆明。

直下轮槌也不殊谩将涎舌费分疏真诚报与参玄客那个男儿不丈夫。

临济示众曰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曰怎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师曰已后有人问你向他道甚么圣便喝师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

临济口恶心慈三圣便扬家丑。

气尽形枯话断肠随声一喝为宣扬信知丧业亡家子脱体凉 鼓大唐。

兴化示众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请单刀直入兴化与你证据时旻德长老出礼拜起便喝师亦喝德又喝师亦喝德礼拜师曰若是别人三十棒一棒也较不得何故为他旻德会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这两父子大似一队无孔铁锤看他你掷我抛递相抑扬有准虽则二俱敏手旻德未免输他一筹被伊涂污面门至今羞惭无地。

大开东阁接高宾下榻还他卧榻人不是侯门贵公子那能杯酒递相斟。

德山示众曰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时有僧出礼拜师便打曰某甲话也未问和尚因甚么打某甲师曰汝是甚么人曰新罗人师曰未跨船舷好与三十棒。

德山行令果严只是不合舍此趋彼这僧棒虽吃了只是不知落处。

抛纶掷钓拟鯢鲸却值鲸鳌跃别津可惜一双擘海手未曾搅得卧龙鳞。

德山一日因饭迟托钵下堂时雪峰作饭头见便云这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师便归方丈峰举似岩头头曰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师闻令侍者唤来问汝不肯老僧那头密启其意师乃休去至明日升堂果与寻常不同头至僧堂前抚掌大笑曰且喜老汉会末后句虽然如是只得三年活师果三年而没。

德山父子善能六韬三略文武齐施可惜不逢识者当时我若在会见他父子与么但向他道瞒我不得不惟令他父子伎俩全消亦免后人钻龟打瓦。

兵行诡道应防险佛口蛇心何足夸可恨不逢穿耳客当阳错过好生涯。

丹霞访国师问侍者国师在否曰在即在只是不见客师曰太深远生曰佛眼觑不见师曰龙生龙子凤生凤儿国师睡起侍者以告国师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

侍者瞠眼寐语累他国师寝食不安丹霞虽解就地埋人殊不顾傍人看破还有知他侍者吃棒丹霞称赏国师底么试道看。

端居丈室独安眠不忆春花落槛前可恨游蜂胡乱弄至今赶向草堤边。

洩山示众曰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条水牯牛左胁书五字曰洩山僧某甲此时唤作洩山僧又是水牯牛唤作水牯牛又是洩山僧唤作甚么即得。

洩山一身充两役到底功不成名不就仰山虽解扶竖终是家业丧亡。

脱却皮毛卸却衣一身烂溃遍邦尸熏天臭气无回互嗅着些儿万鬼悲。

僧问雪峰古涧寒泉时如何峰云瞪目不见底曰饮者如何峰曰不从口入僧后到赵州举此话州曰不从口入不可从鼻孔里入僧却问古涧寒泉时如何州云若曰饮者如何州云死峰闻得乃曰赵州古佛遥望作礼自此不答话。

这僧担枷带扭罪犯弥天只得泥首求救二老虽与敲枷打锁雪罪释刑第恐情理难容还有识他雪老不答话底么堪笑堪悲。

此僧罪状实难描惟有两翁手段高冷被雪峰藏笔法至今疑杀几英豪。

陈操尚书一日与僚属登楼次见数僧行来一官人曰来者总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来勘过须臾僧至楼前公蓦唤上座僧皆举首公谓诸官曰不信道。

陈操可谓善识休咎闹里换人眼睛这僧虽则举首逞奇可惜还同受屈。

蓦唤抬眸已露珠神光不觉射群儒可怜逐块迷源者错过声前鲁大夫。

文殊师利在灵山会上诸佛集处见一女子近佛座入于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汝自问之文殊绕女子三匝鸣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过四十二恒河沙国土有罔明菩萨能出此女定须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明即于女子前鸣指一下女子于是从定而出。

瞿昙女子敲唱俱随罔明文殊接拍成令虽是胡羌梵曲却也令人瞻观。

纵然弄得机关巧只是不经识者看今日与君说破了瞿昙女子为谁瞒。

南泉庵主时有一僧到庵师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务待斋时作饭自吃了送一分上来少时其僧自作饭吃了却一时打破家事就床卧师待不见来便归庵见僧卧师亦就伊边卧僧便起去师住后曰我往前住庵时有个灵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见。

这僧与么行脚驴年也没个住处南泉与么接待极是没量大人争奈彼此不无钝置。

这僧拟识南泉面打破家私就榻眠不忆二边俱看破至今千载见无缘。

昔有一婆供养一庵主经二十余年常令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当与么时如何庵云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归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遂趁出烧却庵。

这僧只解闭门造车不解开门合辙者婆不但眨眼杀人亦能眨眼活人当时我若作这僧待伊抱定正当与么时如何只向伊道是甚么饭待拟开口便乃呵呵大笑不惟令这女子疑杀亦令婆子终无异心。

正与么时仙掌露如何不解鼓风烟当时便与蓦面吐婆婆只得哭苍天。

赵州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竖起拳头师云水浅不是泊船处便行又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亦竖拳头师曰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便作礼。

二庵主怀藏至宝以待奇人赵州更是大海经商酬价罕有人识。

从来赵老生涯别杀活纵横得自繇自此一番相见后至今彼此各含羞。

香严示众曰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树下忽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不对他又违他所问若对他又丧身失命当恁么时作么生即得时有虎头上座出众云树上即不问未上树时请和尚道师乃呵呵大笑。

香严描写甚的奈何知心者少虎头虽识好恶只见一边当时我若在会但礼香严三拜。

香严年老觉心孤百计千方邈画图不是虎头伸一问至今悬得嘴卢都。

行者因化主至宅乃问化主是甚处主云药山者云还将得药来么主云未审有什么病者忻然取银百两施之复云山中若有人此物乃回主寻归山纳疏药山问子归何速主即叙前问难药山云急送还他子遭贼了也主即送还者云山中有人更添百两施之。

这僧虽住药山而不知药忌及乎看病不识病源殊不知行者病在膏肓良医拱手若非药山识病几乎错下药头。

无量劫来冤债病者僧那有好医方惹得一身传药老累他化主草鞋长。

云门示众曰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处得来。

云门一期施設不妨新鲜只是难逃抱贼叫屈。

堪笑云门老作家无端拄杖化龙蛇纵然吞却乾坤了看来终是眼睛花。

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请赴堂德曰我今日在庄上吃油糍饱者曰不曾出入师曰你但去问取庄主者方出门忽见庄主归谢和尚到庄吃油糍。

一条拄杖两人扶。

埋兵掉斗令成功幸有名公与助风媒窃纵然巢未破管教坐卧不停踪。

睦州示众不见无事人到来因缘。

睦州恁么早是自己昏昏焉得使人昭昭。

未话已前先有事此僧相向事如麻人生若解随时过到老无闻枷上枷。

殃崛持钵入城至一长者家值其妇产难子母未分长者云瞿昙弟子汝为至圣当有何法能免产难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当去问佛却来相报遽返白佛具陈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说我自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殃崛往告其妇闻之当时分免母子平安。

长者此问险事罕闻殃崛不知辞劳不得瞿昙与么道未必灵验妇闻免难赚杀几个人。

发言先已露家私那得胡人不放痴堪笑堪悲逐块汉一狐疑了一狐疑。

临济因黄檗普请锄茶园檗后至济问讯按鐻而立檗曰莫是困那济曰鐻也未动何言困檗便打济接杖推倒檗呼维那拽起我来那曰和尚争容得这风颠汉檗却打维那济鐻地曰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

临济吃得棒快黄檗吃跌甚甘维那扶起死里复生那返吃棒代罪者不得辞其责临济与么道太煞欺人。

父子相逢各逞奇累他愚妇却成痴有时若解翻身句和贼和赃捉败伊。

行实

二隐谥书记及大众请问和尚参方因缘望为吐露以起后学师曰吾乃蜀之合阳人也俗姓蔡母余氏自之江南今已三十年生平履历得不忘乎设言之未必备记儿时先母以鸡肉置盂中嗅之即呕吐如粥饭不洁即不食先母惜之故尝与予推命似不可婚遂送本里金钟寺依道然叔出家时年十岁然虽志存释典无奈资质愚钝纵勉力如不习相似凡见燕坐者心多喜之至十七岁遂南游入讲肆屈指十四年至丁卯岁息肩当湖会毛俞诸公于德藏谭楞严有水乳之契即留掩关阅藏未及半载偶染痢几死俄想生死无尝瞬息异世岂有间心寻于纸墨彼时即欲破关参先和尚因毛公再三苦留遂止虽身不动而渴想犹驰正踌躇间忽接友人送先和尚语录读至参禅偈曰一念未生前试看底模样顿觉疑情猛发寝食俱忘研穷两载竟无趣向至庚午春先师过当湖因遣护关俗子传语问先师师云教他关中莫妄想疑情愈发又将一载竟无所知如木人相似偶尔散步不觉失足坠楼正当跌时如梦忽觉便会一念未生前底道理随口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户绝消息瞥尔扬双眉大似眼无力遂破关走姑苏见先师于清凉庵中便问学人绝迹而来特为亲近和尚答云莫妄想进云未审还有堂头也无答云看

脚下进云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答云莫错会好予便礼拜至辛未春先师赴育王请予亦追随入室问云和尚还认得学人么答云不认得进云也知和尚认某甲不得答云不识羞予便喝先师拈棒予便礼拜设茶次先师举洞山泰首座话索众下语时下语者甚多俱未恰先师意予于稠人中高声云食到口边被人夺却先师云何不道果到口边被人夺却解制上堂先师举世尊初生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诸人拟讨甚么碗拽拄杖下座一时打散老朽自此全身脱落深彻棒喝之旨又于天童入室先师问汝从甚处来予拂袖便行先师随即一棒予云苍天苍天又癸酉秋予自新安归充搬运一日担瓜值先师云你拣大底挑那予云信手搬底先师休去又一日将破碗入库取桐油值先师云你为甚么打破尝住碗予云不是某甲打破底先师云为甚么在你手里予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先师云赔了碗去予便展两手先师休去其年冬充维那先师入堂见数僧不出坡先师诃云为甚么不出坡予云俱是告假底先师云只如死去阎罗老子铁面无情将汝打入镬汤炉炭牛头马面不容告假汝等诸人又作么生予云心不负人面无惭色先师犹怒骂出堂又乙亥冬先师上堂予问今日四海衲僧云集各各壁立千仞还许他诸人悟么先师云你还梦见么进云悟尚不悟梦个甚么先师打云你即今是迷是悟予云学人不在迷悟里先师云且道打在甚么处予便礼拜先师因事出山予亦随侍至姑苏有千如诸居士请先师于张宅园中暂憩未半月而宁郡当道并诸乡绅力延先师还山道经携李时先师有微恙履素黄公留于园中忽一日先师陡然改意必欲单丁远行乃力却随侍辈遂付拂致嘱却之再三方受老僧念先师病体仍劝先师还山以满众望先师方允诺老僧仍随侍还山其年冬先师命作西堂这都是先师会下时因缘其他未能备举迩来之状汝悉知之不待言也谥率众礼拜而退。

书问

复益城姚中丞(附来书)

荒斋对坐曾见如来已三年矣吾师手握摩尼珠照清浊水大道渊源群生仰沫天童法席今日便是灵山如文顽涎不退毕世痴迷腊月三十日只在眼前瓶中雀儿能向西飞便好苦认路不真所望慈悲明明指点不说破三字凡夫不识哑谜也梦中语四章用尘法眼。

忽接手教并佳偈甚适积怀像季中如台下之为道者实为希有然云顽涎不退毕世痴迷乃台下自生障碍殊不知本分一着从来现成了无迷悟安有生死去来之相西方可生耶以其台下妄想不息有此说耳欲识西方只在目前拟议寻思则错过矣虽然如是不审台下以谓何如。

与佛古闻長老

日前老僧应请天童祖席乃过娄东见古唐形势不下栖真然修造一端甚是苦事惟愿吾徒以法门为重不可苟顺人情衲子相信不日而成矣时当末年鑊头边得个真正种草庶不负从上佛祖出世亦是老僧有所望也今物外侍者来寄物付与回山但以

为众克勤自然人天有眼至嘱。

与北嵩岩谧书记

近来法道浇漓人心不古欲为后昆标榜担任法门者宜当苦心力行始可不负为佛祖儿孙含玉来因知汝关中苦淡尚乐然自遣想吾徒于道大有进益甚慰吾怀况闻黄岩一带缙素咸钦虽然亦当要待时瓜熟自然蒂落此勉。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六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七

住华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门人行谧等编

入室勘辨

师问自闲书记如何是不落圣凡句闲便竖拳师云老僧不晓得者是甚么意思闲云老老大大拳头也不识师云老僧年迈闲云怪和尚不得。

师问纯朴副寺你在库房执掌一切帐簿忽遇贼来盗去将甚么算朴云捉败了也师云贼无你所见作么生捉朴与师一掌便出。

师举赵州洗钵盂话问出治意旨如何治云何处不逢渠师云适才有人恁么答咬牙吃棒去治云却是和尚验得端的。

师出值僧洗袜问云愈洗愈不净僧云一洗便净师云吃力不少。

师至山门外见数僧立问云门里门外俱莫立僧皆无语师乃云近日山荒。

师随众普茶无人问话师云倒也恰好一众无语师云我适才道恰好是恰好吃茶便起。

师问微侍者云古人道离心意识参绝凡圣路学只如离却心机意识你如何用心微拟开口师云了微复拟开口师便掌。

僧才进门师一把攥住云你向不落心机意识处试道一句看僧拟伸手师便一推云莫妄想。

师问秋衲雪峰辊毬意旨如何衲弹指师云毕竟是何道理衲便出师云也是持钵不得强道不饥。

师问喝石云不落是非句作么生道喝云雨过后天晴师便休去。

师见悦可问作甚么悦云煮豆师云豆是境不得动着境与我取豆来悦呈豆云和尚请师云者是境悦云苍天苍天师微笑。

数僧参师问汝诸人各各来处不等入门则一我这里只是不许参禅有一僧云某甲不为参禅来师云你为甚么来僧礼拜师云错。

印月尼呈世尊升座文殊白椎拈云世尊平地风波文殊将无作有检点将来不胜逗漏且作么生是逗漏处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颂云巍巍顶相最难描惟有文殊手段高当下一椎轻漏泄至今千古累儿曹师看毕伸手云还有么月云者老汉还嫌少嚮

师颔之。

师问即香昔日僧问夹山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话会师云既不作境话会作甚么会即云行观直得结舌有分师云毕竟作么生进云适才礼拜和尚了也师微笑。

师问了源云世尊夜睹明星时如何源云撞着自家的师云我即不然进云和尚又作么生师云大似瞎进云和尚也只在这里师云者里是甚么所在源便喝师云好与一顿进云不劳矢上加尖师便打。

师问友云临济道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你道此二人还具参学眼也无友云两口金刚王宝剑师云你那里见得友竖拳云见么师便打云乱做友云捉败这老汉师云更要一顿在。

师问古人道肯喏不得全汝号肯喏如何得全去喏云个中无肯路师云如何得悟去喏便喝师打云乱喝作甚么。

师举僧问五祖拽磨因缘问芥子芥云若是某甲但云识得上座也师云且道是拽磨不是拽磨芥云无毛鹞子过新罗师云自首者原其罪芥礼拜师休去。

师问印月云见月休观指归家罢问程如何是你归家一句印便喝师云好与一顿进云起动和尚师拈棒印便出。

师问三默权侍者国师三唤侍者三应意旨如何默云和尚道甚么师云不是这个道理默云和尚是何心行师打云汝作心行会么默云苍天苍天师复打。

师问物外远侍者昔日两堂首座同时下喝临济云宾王历然且道那个是宾那个是主外云两眼对两眼师云未在外一喝师便打外云苍天苍天师云苍天苍天。

师举赵州道我向南方行脚时火鑪边会得个无宾主句直至如今未曾举着问权侍者云汝试举看权便礼拜师云未在更道权云请和尚珍重师云错。

师问卧雪古人道卧雪眠霜贵图见性上人性在甚么处雪云和尚道甚么师征云毕竟在甚么处雪便礼拜师云也是持钵不得诈道不饥。

师举德山参龙潭因缘问纯朴云汝向亲到龙潭处代一语看纯云礼拜有分师云汝见个甚么道理纯便喝师云三喝四喝后作么生纯连喝两喝。

师问芥子云汝向文彩未彰已前道一句来芥以手画一画云啐师云这是文彩已彰的消息如何是未彰已前的事芥喝师便打云你一喝我一棒且道是赏是罚芥又喝师复打。

众侍次师问一僧云如何是浩然之气僧竖起拳师云死了烧了又作么生僧拟议松涛知客便喝师云桑树着箭柳树出汁。

师一日拈起扇问破梦唤作扇子则触不唤作扇子则背毕竟唤作甚么进云行辩向这里却不会师云因甚不会进云和尚不妨着眼师云老僧分疏不下破遂礼拜师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师问道安一法若有毗卢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去此二途速道一句看进云和尚道甚么师打云汝且吃棒着进云何不别具眼目师复打进云三玄戈甲不须展函盖乾坤乐太平师云又恁么去也。

师举麻谷问临济大悲千手眼因缘及古德拈语此二大老可谓百千手眼一时俱露师遂问破梦既是百千手眼一时俱露因甚前不遘村后不抵店破云这老汉将谓无人证明师颔之。

师问灌顶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你向未有是非之先道一句看顶云露师云露个甚么顶作掌势云这老汉犹要掌在师拈棒趁出。

晚参师云不慕诸圣不重己灵底人汝等且道伊有甚长处试道看道安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何必殷勤唱鹧鸪师云老僧失利。

师又问安云鲁祖面壁意旨如何安云某甲与他一拳师云因甚如此安云为伊妆模作样师云若无后语前话不圆。

又问安古人道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作甚么用安便喝师云老僧过在甚么处进云再犯不容师云老僧失利。

师举香严示众口衔树枝话问谧书记意旨如何谧云直须拍掌呵呵大笑师云你还是笑他有过无过谧云和尚试分析看师复大笑一声谧云且道有过无过师云山僧分疏不下谧云也只得与么道师云要且不在这里谧云且道在甚么处师以脚一踢谧云大好不在这里。

又一日师以手抚香几问二隐云正恁么时如何隐云四棱着地师复拈起数珠云这个又作么生隐云一任众人看师云何不道轮珠一百八隐云行谧不如和尚。

师问僧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你与我分分看僧便喝师便打僧又喝师复打。

师问大器四大败坏时大器在甚么处僧拟议师便打。

师问本初如何是你本初一着僧云者里无处开口师便打僧一喝师复打云是赏你是罚你僧拟议师直打出。

师问济真真妄不立一句作么生道僧无语师便打。

师问万安举心即差动念即乖只饶不举心不动念犹是立地死汉如何是你独脱一句僧云学人无说师云会了无说不会无说僧无语师便打。

师问幻修既是幻如何修僧无语师戳云退去。

师问僧古人道出息不涉众缘入息不居阴界尝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作么生是你尝转底经僧拟语师喝出。

师问昆仑祗如毗岚风一起尽大地吹为微尘昆仑在甚么处僧拟议师便打。

师问妙圆你前日道尽十方是个大圆镜因甚照不见那边此时照见也未僧云原不识师打云不识个甚么僧云到底不识师复打。

师问直岁你做甚么来岁云挑沙师云几不问过岁礼拜师云还有事么岁便行师

云有事在。

问壁书记你善写文章山僧有一篇文字不落是非长短且道其中意作么生声未绝壁便作舞而出师云也是乱做。

师问破侍者昔日洛浦辞临济济云汝向甚处去浦云南方济以拄杖画一画云过得这里则去浦便喝济便打师云只如洛浦作么生抵对免得临济打破便喝师便打破礼拜师云三十年后不得辜负老僧师卓拄杖问会元试道看元无语师便打。

师问光如光即不问如何是你如底道理僧拟语师打云动了也。

师问憨璞古人道描不成画不就昨夜三更白如昼且道唤作甚么句璞拟议师便打璞便喝师复打。

师问了源如何是赵州无宾主句源一喝师便打源又喝师复打。

师问僧临济道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你与我分分看僧便喝师便打僧云宾主历然师复打。

附天童西堂寮应答机缘

僧问未结制前即不问如何是堂内事师云诸灯交互照僧礼拜师云汝见何道理便礼拜僧拟议师蓦面一掌僧懔 而退。

问诸灯交互照且置唤甚么作灯师云还见么僧以袖拂灯师连掌云乱做。

问某甲生死不明乞师开示师云我比你更不明僧拟议师蓦面掌云会便会不会休沉吟僧礼拜。

僧才礼拜师云你未礼拜时早错了也进云为甚么错师云错僧一喝师便掌僧礼拜师与当头一踏。

僧问棒喝意旨如何师云汝但吃棒僧云恰好师云见个甚么道理便与么道僧便喝师乃掌僧云除却棒喝又如何师复掌僧礼拜。

僧问某甲不晓得做功夫乞师开示师云汝未问时先已错了僧礼拜师云我且问你汝未问时先已错了且道如何得不错去僧罔措师与一推云去僧沉吟而退。

问某甲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奈何四面无门师蓦面一掌云打破这漆桶僧礼拜师云汝作么生会便礼拜僧拟议师与一推云出去未有据在僧茫然而出。

韩居士问如何是向上事师蓦面一掌士便礼拜师云汝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士云若有道理则不礼拜师连掌打出。

伯涵问日昨失礼未审有过无过师云山僧分析不下涵拟议师一喝涵忙然师云且吃茶。

潜九居士举拳云不得有语不得无语毕竟作么生道师云山僧舌头甚阔士罔措师云且道是语耶非语耶士无语师云错良久又问猛虎四逼时如何师云黑士云如何是转身句师垂一足士无语师云此样出先朝。

问答机缘

问七日已毕事如何师云要打米。

问僧问大慧眉间挂剑时如何慧云血溅梵天设有人问和尚作么生师云鼻孔堕地进云未审与古人是同是别师云始末一时收僧礼拜云恁么则向火去也师云切莫错会。

问一物不将来在甚么处安身立命师云你即今在甚么处安身立命僧拟议师蓦胸一推云莫妄想僧礼拜起师云你眼目定动早错了也僧罔措师云去。

僧问把断要津即不问高提祖印事如何师云倒退三千里进云恁么则某甲直捷担荷去也师云担荷个甚么僧一喝便拜师当头一踏僧拂袖便出师随后一掌。

僧参先人事师云何不将本分底送些僧云覩面相呈请师一鉴师指礼云收下着僧云恁么则昔日国师今朝和尚师云如何是你自底僧云通身明宇宙觌体振乾坤师微笑僧礼拜。

僧问孤峰顶上即不问如何是向上一句师云门外千峰秀进云恁么则眉毛八字横师云溪深一带烟僧一喝师云你这一喝是甚么道理僧罔措师便打。

僧问通玄峰顶即不问大雪纷纷事若何师云满眼满耳进云恁么则普天匝地去也师云这是甚么所在僧便喝师便打僧云谢和尚痛棒师云犹欠打在问明历历声未绝师便打云你见甚么僧拟议师复打僧云莫乱打师云你作乱打会那连掌打出。

问今日安单意旨如何师云油灯挂壁上云恁么则一毫头上定乾坤师云见甚么道理恁么道僧竖拳师云驴蹄马蹄僧一喝师云乱喝僧礼拜师云果然。

僧呈偈师接过便覆却与你看了僧拟议师蓦面一啐僧拟语师仍与一啐僧复问尽大地是大圆镜为甚么照不见那边师云这里无两个僧云这是甚么所在师打云你道是甚么所在僧罔措师直打出。

僧问不涉离微不落二三请师道一句师云速礼三拜僧便礼拜师云随人言语转。

僧参问明心见性还了得生死么师云性在甚么处僧以手指云收取银子师云乱道僧云若作乱道会入地狱如箭射师云你作甚么会僧罔措师便打。

僧问动静即不问如何是一念不生师云未问已前百杂碎云如何得命根断去师云休着力。

僧参问学人有一问师云未问已前错僧沉吟师云错进云错在甚么处师云错错僧懨懨而退。

问如何是新年人师云穿衲头底云如何是旧年人师云戴帽子底僧礼拜云和尚请果子师云干汝甚么事僧懨懨而退师嘘一声。

僧问临济问黄檗佛法的大意因甚三度被打师连打数棒云你道因甚被打进云且道意旨如何师连打云且道意旨如何速道速道僧拟对师又打僧伫思师云我欠你些甚么僧方作礼而退师云费我多少气力次早复唤僧云你昨日问临济吃黄檗痛

棒话山僧便打汝若作打会入地狱如箭射僧云既不作打会作甚么会师又打僧云打即任打毕竟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师复打。

僧呈颂末句云信手拈来皆具足师遂问信手拈来皆具足个甚么僧拟议师云七错八错了也僧云何不高声举师云乱道作甚么僧无语师云一着不到处满盘都是空僧憾 而出少顷复进方丈礼拜师云适才礼拜过了僧云还要礼拜凑师云为甚么僧拟议师便打僧云莫乱打师复打云你若作乱打会入地狱如箭射僧云这是甚么所在乱打师连棒打云是甚么所在。

僧问一息不还时如何师云待你死了向你道僧便喝师便打僧又喝师复打僧礼拜。

僧问如何是格外酬唱句师云庭前风弄竹僧云某甲不会师云不会吹不休僧云谢师答话师云切莫作话会僧拟议师震威一喝僧礼拜师云却是我失利。

僧问金粟山头即不问通玄峰顶事如何师云冷煞人僧云今日得见和尚了也师云似个甚么僧弹指师云错认定盘星。

僧问某甲无言师云会耶无言不会耶无言僧便喝师便打云乱喝。

僧问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如何是古路师举起数珠云见么进云古路已蒙师指示如何是到家一句师云礼拜着进云恁么则亲见和尚了也师云不得错会好。

致虚孙居士进方丈才礼拜师便推出门云拟问则失。

僧问痛棒未蒙赐吃今朝一句如何师云恰值烘火僧云恁么则截断葛藤随处风光师云如何是你风光处僧便喝师云乱喝僧礼拜。

僧问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且道笑个甚么师云你道笑个甚么僧云还是笑和尚笑大众师云分身两处看僧拟议师便打僧礼拜师云一场败露。

僧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云除却同别问将来僧拟议师便棒僧礼拜。

僧问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不假一言还成圣否师打云你试道看僧礼拜师向傍僧云我直下疑着这汉。

僧问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师云不识僧云和尚又如何师云向你道不识僧礼拜云天上天下师云乱道作么僧喝师便打。

次日又问唤作竹篋则触不唤作竹篋则背毕竟唤作甚么师云离却触背问将来僧拟议师便打僧云将谓别有师复打云识甚好恶。

僧问古人道言前荐取未审荐取个甚么师云你问底僧云有甚奇特师云你试将无奇特处道一句看僧拟议师便打僧云要且打不着师复打。

僧问某甲有一问不知落在甚么处师云未问已前僧云未问已前是甚么师便掌。

僧问覩面相呈即不问作家到来如何指示师云相识犹如不相识僧云恁么则孤峰呈法座清风拂面寒师云上天下是地僧顿足师打云着忙作么。

瑞侍者问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向甚么处安身立命师便打瑞礼拜师云见甚么道理便拜瑞一喝师又打瑞云家家有路透长安师云乱统瑞拂袖便出。

僧问直须挥剑若不挥剑渔父栖巢师云太吃力生僧云忽遇遣不去唤不回底如何师打云切忌停囚长智僧礼拜云谢和尚证明师云面皮厚多少。

僧问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语未竟师云且莫吓老僧僧拟议师便打。

一僧呈颂师云颂甚么僧云颂和尚师云山僧有甚么公案僧作掌势师打云乱作。

僧参问古人公案即不问如何是和尚为人处师云老僧这里一句也无进云恁么则同古人去也师云你向甚处见古人僧拟对师便喝。

僧问一物也无如何开口师云问甚么僧拟议师云大好一物也无。

僧问箭锋相拄底应机乃丝毫无差边方人语未谙悉未审如何辩他仔细师云今日天色稍晚僧云还别有么师云不得撞着鼻孔僧云一句明明该万象大千从此振宗风师云闲言语。

僧参问百尺竿头进步时如何师云退后即得进云请和尚安单师云荐席厚暖进云谢和尚安单师云少作活计。

僧问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毕竟是个甚么师云描不成画不就僧云为甚么描不成画不就师云无你下手处僧礼拜云学人向这里去也师云这里是甚么所在僧拟议师便推出。

破云参问榔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时如何师云看脚下进云脚下无私谁肯住着师云你即今在甚么处破喝师云者里也不是你立地处进云谢师答话便礼拜师云险。

僧问不落不昧意旨如何师云今日天热进云有甚交涉师云汝又作么生僧拟议师便打。

师与念泥王海宪相见次公云还是南礼北礼师云山僧分疏不下公罔措师云何不与山僧相见公亦罔措师云请揖公揖云还是上座下座师云两头俱不着中道亦不安公云请出门外师云者是甚么所在说内说外公又无语师乃笑遂坐少顷公问南泉打破粥锅意旨如何师云不妨疑着公云毕竟如何师鸣指公云还有么师便掌。

师与道衡相居士话次言及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士便问如何辨师云问辨即乖士云不辨时如何师云呆了也士云辨与不辨且止即今一句作么生道师云速礼三拜士便礼拜师云随人脚跟转士云早晚礼拜何妨师云是则是是则是未是。

师过娄东沈门王婆子参维宇钱居士云者婆子近日留心此道有个入处婆云和尚自然具眼谁要你者俗汉多口师云难瞒地头人婆云和尚也在里许师云老僧不是汝同流婆云今日捉败和尚拂袖便出师云老僧失利。

僧参问生死到来如何躲避师云眼闭脚直僧云不会师云不会恰好僧礼拜师云

莫向者里躲根。

尼问弟子参狗子无佛性话不得明白师云向未作意前会取进云毕竟如何趋向师云动念即乖进云不动念时如何师云眉毛在眼上进云便恁么去时如何师云错。

僧问靦面相呈事若何师打云正要你恁么问僧喝师复打。

师病寝次顾道安静云待个正命时安云一切寻常师展臂云得与么瘦进云管渠作么师云随他去也进云何处不称尊师微笑。

师病中自闲觉首座问云古人临末稍头留下一言半句作将来眼目即今有何垂示师云动即祸生进云官不容针私通车马师云多口作么进云不为分外师蓦面一拳闲便礼拜。

师将示寂出冶果自天台归师急问云汝来了冶云适才到师云于今是甚么时候冶云午时师瞪目视之冶云前蒙和尚记莛今请和尚更取法名师云行果圆成冶礼谢师安祥而逝。

答问

华顶讲主大道问诸佛诸祖出世有所施为建立门庭总是第二义我今所问不问第二义。

答幸不别问又云合取狗口。

法华云尽行诸佛无量道法未审作么生是尽行底道理。

答山僧是没伎俩底又云昨日有人与么问打出门外了也。

二隐謐书记因病疮偶有三问四大本来清静因甚脓滴滴地。

答始末全彰。

通身红烂和尚如何相救。

答求救即祸生。

皮肤脱落后如何。

答通身庆快。

兵垣蒋楚珍问即今通玄寺气象一新家风重展白棒头利害比旧日如何。

答切忌分疏又云吃着便知。

垂足通玄为甚天童移塔日光先后谁是高原。

答瞻之仰之又云突出难辨。

商尊维那问结制也无风起浪解制也掘地觅天不结不解又在死水里浸杀毕竟如何得相应去。

答饥餐渴饮。

时节若至其理自彰即今三春已到千花烂熳百鸟喧哗为甚枯树不抽枝。

答别是一壶春。

从苗辨地因语识人只如苗未生语未发作么生辨识。

答不消一句。

贼来须打客来须待客贼一齐来打即是待即是。

答一切临时。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因甚又道贼来须打客来须待。

答还规则得么。

一人欲出长安出不得一人欲入长安入不得设或二人相逢作何话会。

答有眼如盲。

富从升合起贫从不算来为甚么庞居士将家财沉没湘江。

答问取庞公。

慈鸦反哺土梟啖母未审是同是别。

答慈鸦土梟。

尝言道有眼曰见有耳曰闻为甚么芭蕉无耳值雷开葵花无眼随日转。

答时节不相饶。

斩首灰形其无以损生金丹玉液其无以养生且道肇法师具甚么眼。

答量等乾坤。

但得本不愁末本即不问如何是末。

答此问便是。

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为甚世尊睹明星而证果灵云见桃花而悟道。

答筑着磕着。

奇怪石头形似虎火烧松树势如龙是相似句如何是不相似句。

答石头松树。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带叶烧是本分句如何是不本分句。

答待山僧别有个见处即向你道。

含彰益侍者问棒头有眼因甚尽力打不着。

答非汝境界。

破家荡宅因甚日用而不竭。

答渠侬得自由。

君臣道合因甚枢密不得旨。

答听候即乖。

此事分明因甚自生退屈。

答好事不如无。

謚书记入嵩岩掩关闻秋江祖师凡见取鱼螺而食者即赎以放生其间有削鳞鱼敲〔(田/虫)昆〕蛭入水皆活仍闻虎见祖伏即此三义呈请三问。

鱼在浪中游泳无虞全赖鳞甲为甚么毒龙潭鱼削去甲鳞亦更翻波。

答全身独露。

螺蛳憨睡壳在命存因甚么活死池蛳敲〔(田/虫)昆〕得活。

答无毛鹞子拍天飞。

常言道见虎不死脱层皮为甚么秋江祖师独把雄虎驱放自由。

答纵横得自在。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七

嘉兴大藏经 林野奇禅师语录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八

住携李秀水龙渊寺嗣法门人行觉等编

诗偈

示慈水董寄尘

偶忆当年无尽老一见东林便契好若非兜率痛针锥安能脱却鹞臭袄近来缁素参玄人孜孜悉向途中讨纵然赢得舌头滑究竟何尝有分晓山僧如此苦叮咛务要英贤大了了倘能直下肯承当便是吾门镇家宝

酬念尼王海宪(并序)

来偈甚嘉但云大知识前不欲丝毫相让虽见为道真切其奈熟习未忘正所谓以所知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特步原韵以博一笑。从来个事绝疏亲领略还须过量人识锁未开徒有辩情关脱落岂妨颦但抛学解空诸蕴便契元初不二因可惜瞋眸拍未惺当天犹问雪山辰

寄上洋肖泉高邑侯

幽鸟飞来息殿墀悄然向日竟忘饥不因拽杖沿廊玩焉识苍梅吐玉时为报檀那鸣法鼓欣拈麈尾示缁儿这回猛唱无声曲咸谓名公亚子期

寄怀岸生陶太史

往岁携筇到越城楼头喜鹊也曾鸣笠瓢有意依崖壑翰馆无心顾客情不问投林何处僻惟思晤面罄丹诚从前痛弊纷纭起尚待维摩慰我宁

答献吉沈文学

轻帆短棹逐春临喜慰缁衣燕翠林未问芒鞋何处远先施华翰致情深墨香尚惺尘中目禅寂应明物外心如到坐忘诸念息还须更用顶门针

步空林远兄韵(并序)

先师去世十周法社虽未衰落较昔远矣惟兄道谊颇切步韵酬之。

析檻闻来已十秋每思象季不胜愁代申历祖援沉手等与群生豁两眸素志尚怀恩拟报缁门安得泪无流先师灵骨如星日何用追寻枉荷锹

留雪狮子

从空产下一狞狮张口仰天欲啖谁利爪未申狐兔伏冷眸才展鸟猿怀因怜素质通霄

卧始识无心向外驰来日寒威如愈胜还留于此踞丹墀

送谧书记住莲华峰

当年有个祥庵主曾主莲华最上峰喜子而今仍践迹将来卓立振吾宗

壬午秋招二隐谧书记

当年送子住莲华今日招来也不差脚下且无丝线绊他年吾道可承家

丙戌秋勉自闲觉书记

年来法道甚浇漓珍重吾徒善护持直待风云雷电合始堪为我直提撕

与白兆新书记

曹溪一脉绝支离绍续还他越格儿此际汝能肩任去逢人须用逆风吹

与巖石周西堂

年来征诘了无私听子深云稳处栖异日倘能恢我道但将无孔笛横吹

与云父遍侍者

终日憨憨近斗牛了无余虑挂心头等闲父子一团聚不风流处也风流

与道安静都监

济地家风汝已晓入林瓦鼎宜支早将来如遇问禅宾好拈白棒当头扫

与破梦辨西堂

正法瞎驴已灭却而今何更说传持祇有现成一着子倒用横拈任汝施

与雪庵如西堂

从上已来白拈贼相承未有不越格子今既入其队中好唱胡笳十八拍

与芥子弥书记

迩来法道不堪闻荷任还须特达人异日风云如凑合为我扶起破沙盆

与印月琳庵主

曩时有个末山尼曾道本无男女相观汝机用不下渠好与后人作榜样

示程纯甫

曾到君家坐许时不将臭口话支离而今太白重相见依旧横分八字眉

示章静观

等闲啜茗醒双眸何必寅昏向纸求但得胸中取舍尽不难骑鹤上扬州

送慧初禅人居山

痛忆而今末法时深云挂钵甚相宜但能一念万年去莫问当年马簸箕

别嘉禾闇斋黄公埽庵谭公曾城汪公诸护法

两载村居意始舒纶竿未许谩垂渚而今舞棹浙东去太白潭深有巨鱼

留别栖真众禅德

麟滨古寺绿阴深老幼缁儿可适情无奈江东春信迫难教客梦顿然成

偶宿乾元

欲识乾元初辟人细看墨迹却凝神前贤未尽当年咏病衲何妨续旧宾
示看一关主

闻说终朝诵法华须知门外有三车而今不必生惊怖遍界无非长者家
示宾化上座

等闲识得自家底日用施为无不宜此际既逢华诞日何妨礼佛着缁衣
瑞初侍者母难日乞偈书示

往岁萱慈此日忧一声地始无愁而今为报劬劳切圆顶方袍出众流
示直指禅德募佛龕

危坐虚堂久默然也须檀信力庄严此时若不欣然施窃恐将来少福田
示省如禅人募斋僧

普贤妙行遍河沙日用头头浑不差汝今有志期其行彼此同归不二家
勉即香徒养母

诸缘放下侍萱慈莫管人间岁月移但得晨昏无倦念胜他人赠百龄诗
示樵野养母

构得数椽傍水边不将形影被人牵等闲一味无私乐相对萱慈已熟言
复益城姚中丞(讳宗文附来偈四首)

他人尽喜花开独我喜看花落遣去万紫千红依旧春风草阁。

看得五脏玲珑此际方成回向为问面壁老僧眼光可在壁上。

认错生死路头说出去来闲话惹得一世忙终日求签打卦。

竹林谩作秋声牛背莫吹短笛待我听彻西风说与西风端的。

一念未生已前何尝见花开落以其触境情生误认春风草阁

此事本来现成安得更用回向欲识达磨老子眼光不独壁上

要识生死路头居常莫说闲话但能息虑忘缘不用求签打卦

如得任性浮沉牧子何妨吹笛莫待听彻西风西风早已端的

武塘挽君谟周孝廉

昔年曾共咏梅词谁料幽香伴冷泥今日重来阶下立难将泪眼视空枝
示福嵩禅人书华严经(并序)

福嵩禅人于闲暇娱戏毗卢性海书此华严大教盖令大地有情发明事事无碍之大旨作未来之饶益岂心思言议可涯量哉偈曰。

法界胜乐援毫挥纸普贤大士全彰妙体一点一画昭著分明释迦老子不隔一尘若礼若诵意莫定动但恁么去人天供重

示念佛僧

觊体弥陀何须寻觅未作意前花开莲实
赞

观音像(君谟周孝廉请)

倚石危坐惟其自肯默对净瓶眉目俱惺口中虽不吐名言尚许弱杨落疏影

送子观音像(王亦含居士请)

大士之责有感即赴娑婆界里乃其熟处但能瞻敬日无疲自然克绍有佳儿

又(默云行耀请)

群情多仰护为合此方机妙耳三真实寻声惯恰时

又(密修禅人请)

跏趺默危坐妙耳自圆通应赴曾无间随观露旧容

泛海观音像(司空高寓公讳承埏请)

无缘慈力随机赴感从古至今未尝疏懒此时若不泛莲舟谁使鱼龙开正眼

达磨像(晓初智侍者请)

者员穿耳客独坐甚威猛引此东土儿类彼西胡种晓初禅子可认渠将来省得眼 眯

三教圣人像(居士朱象辉请)

燕坐幽斋不若树下默播淳风助无为化

三大士泛海像(念祖高文学讳佑鉅请)

此三大士曾无定迹虽泛莲舟未尝固必以其为度诸沉迷故向烟波宣秘密

密云老和尚像(给谏蒋楚珍讳鸣玉请)

这个白发老子吾曾遭伊钝置至今痛恨难忘所以素无回避然虽面面相覷要且弗容
筹议只得信意瞻依方乃不求而示却请蒋公挂之高斋一任时人呼名唤字

又(循直禅人请)

者位尊慈乃我本师开双碧眼别无所知等间问着个中事劈面拦腮痛下锥

又(圆融禅人请)

吾师之面素未尝藏于四威仪弗涉闲忙若欲不分寒暑供也须旦暮几怀香

又(无倚禅人请)

极欲诵师却非言表未动舌前已话堕了既难可赞亦难可貌聊且命笔打个之绕墨花
点点扑头颅不知香味喷多少

又(体真禅德请)

横拈柳栗杖主持本分宗扫除玄解路振起禹门风迩来四海说禅者尽出吾师炉鞴中

又(能铨禅人请)

扫其玄解去其偏浅舍先师外孰开正眼而今虽见续不乱窃恐将来翻旧脸

自像(自闲觉首座请)

者汉素性脱洒应接那涉机思无论贵贱问着一味白棒提持年来老大甚疲极且喜担
任有亲儿

又(破颜祖首座请)

者汉久近尊宿未尝容说道理所以向来接人一味棒头直指弗论贵贱智愚从教冤入骨髓切嘱破颜莫效伊效伊日后怨无已

又(商尊玄维那请)

者川巴老棒头甚辣勘辨方来无不痛割非是逞俊如斯切恐儿孙不拔

又(纯朴汶监寺请)

通玄汶监寺曾吃吾痛棒以痛恨难忘描写这形状请归供在莲峰顶一任青红华烂放

又(普应禅人请)

者秃子无定体有时嗔有时喜其喜也词气温和其嗔也卒风暴雨个样没绳僧供养他怎底普公写此乞吾题信手挥来话不虚

又(尼月朗请)

者川子素朴直凡定动忘得失迹来拈杖打人头直欲时人尽豁眸

闻已上座小像

孤松之下默坐甚安非不欲伴志不容攀拟把石幢高卓竖那许声韵落人间

六如禅德小像

如意既然在握不妨信步经行倘若撞着露柱还须照顾面门

汾山养拙上座像(慈恒禅人请)

久闻者汉曾近先师其后嗣法五兄之儿操守甚真实妙悟许谁知虽则法任遗其传道行何尝减一丝

程宏先请题母影

治家素有法节操若冰霜孝子及贤孙劬劳永不忘既尔忆其慈自是怀其养女中之丈夫千古之标榜

黄鲁山像

鲁山居士喜自燕处虽持白拂未尝浪语试问六旬已前且道是谁伴侣

曾城汪进士像

瘦竹不满数枝且喜根压危石虽然不在深云君子可以燕息倘时辈见贤思齐好与道吾这里多少安适

钱圣月侍密老和尚步趋图

老人虽见不语其声已播四方骚客执杖随后想曾抖擞诗肠如有借问渠何适但道偶然散步玩沧桑

王亦含居士长君南伯文学遗像

孝子由来不暂违何须分外想容仪但将情念轻抛却晨夕殷勤侍有期

佛事

通玄挂板

举起板云此乃从上佛祖之权衡亦乃今时衲僧之巴鼻功超旷劫德播今时拈来

禅室光新用处群情耸耳不整而整不齐而齐不严而严不令而令击开解脱门显示正法眼且道正法眼作么生显遂悬板云兵随印转将逐符行。

栖真挂新铸云板

师以杖指板云顽铜钝铁钁钊瓶盘烈焰鼎中融为一汁好手铸成一片自当举用乘时今逢结夏良辰高悬云厨之外禅悦法喜悉赖均资四圣六凡亦假饶益复指板云劫石有消日洪音无尽时。

挂钟板

师举板云此二上座朴素端庄迥超众表辉腾今古光庇群情以此表帅丛林无众不齐以此播扬祖道无机不被以此降伏诸魔无魔不远以此蠲除戏论无不雍肃且道即今举用一句如何显示遂挂板云任是三头六臂汉也须耸听令行时。

又

两手捧板云从上佛祖号令人天全凭这木上座任是出格英灵到来也只得结舌有分何故遂挂板云泽广藏山理能伏豹。

天童先师密老和尚小祥拈香云去年此日先师独行今年此日儿孙痛甚非谓训诲难忘惟念鼻孔端正且道以何为验遂插香云以此为验便展拜。

先老和尚九周忌辰师至真前高声召众云先师面目今不异昔若欲见其端倪触目未尝隐匿乃上香云汝等还见么遂展拜。

奠宝华朝宗和尚

宝华法兄昔曾鄮峰聚首其后各有前程虽则形迹文疏就中未尝间隔与其同条生却不同条死彼此不隔处不妨对众举遂奠茶召众云见么此际茶行三奠须知非是偶尔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为心一师兄掩龕

师兄师兄昔日来无有伴今朝去亦无侣来去既获自繇在处莫分彼此须知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乃拈龕云这里从来无障碍全体收归不二门遂掩却。

为与南指南二禅人入塔

以两手托骨举左手云这是与南胜举右手云这是指南高披缁乃有先后归根总在一朝且喜同登不二门此回切莫外追寻遂置灵骨云不须他处觅即此是莲娠。

示一门禅人掩骨

大家寄住在阎浮旷劫升沉生死流白骨填沟无主认骷髅遍地有谁收草枯几度秋风恨鬼哭三更夜雨愁普愿指归同一处福田莫把外人求。

为淑之禅师火

举炬云淑之兄淑之兄生平气宇塞寰中开堂两处独演济宗今朝忽唱还乡曲十方世界现全容且道如何是现全容底道理撻下火炬复以手拭目作哭势云苍天苍天。

为纯一禅人火

举炬云纯一纯一名须称实果若称实无事不毕虽然本自现成恐汝谛信未及撺下炬云吾今助汝把火任汝纵横自适。

为化城禅人火

以火炬指坛云宝所化城化城宝所左之右之无可不可撒手便行全身裸裸恐汝未能担当撺火炬云吾今助汝把火。

为一安禅人火

举炬云一安须安宜应自适正恁么时莫留朕迹汝若未能脱洒更与通个消息撺下炬云信脚便行休拟议大千沙界任纵横。

为慈航禅人火

举炬云慈航今日解缆切莫前思后算直须顺水张帆管取长安覩面慈航上座还会么若然会得桡棹不施平坦坦如或未会撺下炬云火光触处难回避满航浑载绝烟霞。

为遵道禅人火

举炬云吾今为汝举火无异于汝调漆信手便用初无朕迹恐汝临行忘却更与指个端的撺下炬云本业不须他处觅无痕赤手任施为。

为中也书记火

举火炬云中也上座见么这是昔年汝契悟底到此时节切勿生疑吾今既与作证据在处家山任所之撺下炬云但于个里无拘滞再来荷任不为迟。

为本如上座火

少室不传之旨今日分明显示遂举起炬云如向这里荐得一切总无忌讳且道因甚如此撺下炬云天涯非客旅在处是家乡。

为满绪典座火

以杖击龕云满典座惺惺着从前拈铲把杓悉是神通妙作今既全身放下不妨随处快乐吾今助汝把火乃撺炬云任往天台南岳。

为妙圆上座火

以炬指龕云妙圆上座生平行履真实昔曾通玄吃棒去秋复来栖真虽然未呈见解知其已获平贴参禅既尔有验老僧当与证明今朝更助汝把火乃撺炬云普天匝地任纵横。

为无念塔主火

举起炬云无念塔主生平正直纪众南山了无顺逆一旦撒手长行可谓名称其实吾今为汝作证明遂撺炬云足底优昙处处春。

剃度徒梅竹庵瑞初祥帮刻

林野奇禅师语录卷第八终

天童林野奇和尚行状

明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前左春坊庶
子兼侍读学士掌院事纂修国史经筵日讲册封
鲁藩正使正治卿中奉大夫礼部右侍郎曹勋拜
撰

师讳通奇号林野四川重庆府合州人父蔡母余生于皇明万历乙未十二月廿六日幼时深静沉默不多言笑众皆异之遇荤不食有日者一见辄惊谓此宁馨儿他时当振祖佛家风母闻遂不议婚至十岁送本里金钟寺道然师剃染习诸典籍宛如夙谙见有凝神燕坐斋居渊穆者必喜敬之蜀中风气崇尚有为师每厌薄虽居梓里惟以参访为怀至十九南游历讲肆十四载南中数大老欲以大座相归师略不顾丁卯岁息肩当湖德藏遇毛俞诸公请演楞严叹为希有遂留掩关阅藏义虽无疑实有一种放不下处如负他人宿债不半载忽染痢垂危觉生死无尝瞬息异世何暇穷年纸墨便欲破关参寻知识奈毛俞诸公苦留遂止身虽羸縻渴想犹驰偶阅密云悟和尚语录看至参禅偈曰一念未生前试看底模样顿觉疑情猛发寝食俱忘将从前所知所解一应抛却诗文注疏尽投之火如周金刚亲到龙潭时也至庚午春闻悟过当湖遣护关者求开示悟云教他关中莫妄想师愈觉疑情炽盛全无所知如木人相似一日散步失足堕楼若梦初觉会得一念未生前面目随口说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户绝消息瞥尔扬双眉大似眼无力遂破关走姑苏见悟于清凉庵中便问学人绝迹而来特为亲近和尚悟云莫妄想师云未审还有堂头也无悟云看脚下师云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悟云休错会师便礼拜自此心意泰然对境逢缘如江河之行地辛未春悟赴育王请师入室问云还认得学人么悟云不认得师云也知和尚认某甲不得悟云不识羞师喝悟拈棒师礼拜悟便休是时法席虽盛悟实雅器于师一日茶筵悟举洞山勘泰首座话索众下语俱不契将撤果师于稠人中高声云食到口边被人夺却悟大悦允吃茶解制上堂悟举世尊初生机缘拽杖下座一时打散师于此全身脱落深彻棒喝之旨自此机用铁格牙爪猛利莫之敢撓悟应天童请师入室悟问云你从甚处来师拂袖便行悟便棒师云苍天苍天尔时天童初兴开疆辟土诸务烦剧师虽道体恂恂悟诫勿过劳卒不以儒软成习欣执搬运之役一日挑瓜悟问云你拣大的挑耶师云信手拈来悟便休又一日将破碗入库取油悟问云为甚打破常住碗师云不是某甲打破悟云因甚在你手里师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悟云赔了碗去师展手便行冬期立师为维那于堂中调燮群众整肃纪纲往来衲子有林古佛之称一日悟入堂见数僧不出坡诃云为甚不出坡师云俱是告假的悟云如死去阎罗老子铁面无情将汝打入镬汤炉炭里牛头马面不容告假又作么生师云心不负人面无惭色乙亥冬结制悟欲命师为元座或有议者以师色力欠强师正色而言曰这个不是管三军遂坚辞不就一日悟上堂师问云今日四海衲僧云集各各壁立千仞还许他诸人悟么悟云你还梦见么进云悟尚不存梦个甚么悟打云即今是迷是

悟师云学人不在迷悟里悟云且道在甚么处师便礼拜悟乃休金坛王内翰乔梓入山一睹师容若有宿契即恭请掩关师固辞悟勉云佛种从缘勿过却也爰题像送别云咄哉这秃有眼如盲有口若哑手拈条棒问着便打不知落处问取林野遂受请掩关于东禅寺忽闻悟有汾山之行即破关复入天童未几悟因事出山师随至嘉禾寓黄闇斋观察素园中受付嘱焉时己卯秋九月也其年春黄夫人梦见庭前丹桂二株参天盛开其两公子俱赴秋闱拟系此兆岂意选佛昭兹嫩瑞远近皆为仰止顾瑞屏宗伯同宁绍两郡当道缙绅再三敦请悟和尚复返天童冬期立师为西堂尔时天童气象聿新规制咸备龙象骈闐锻炼之责悉皆属之于师庚辰六月辞悟住静于余杭之广化寺杖履风高门庭孤峻学者登堂莫敢攀跻壬午秋闻悟讣音奔赴通玄众推结席枚卜龕前及师者三义不容却乃居方丈孙司马硕肤诸檀护坚请开法风雨晦明历诸艰阅五载其付授者二隐謐自闲觉大衢壁博融本慧日升破颜祖大用志佛古闻法澍长云将清商尊玄汉日杲牧庵则一十三人所有机缘俱在全录平素书问诃禁弢藏天台惟陈木叔司马为所雅重乙酉春有诗赠岭外游云来又去忘年拙衲定荒岭之句丙戌秋陈以绝命诗十二章手书告别师又有才敏忠良世少俦赤心报国只君谋之语以志悲感通玄峰顶高峻衲子奔趋殊为艰苦师往往托病以谢往来力追高峰行履无如声闻四表龙象聿臻法堂寮舍尚有未了之局难以多聚是以拽杖出山丁亥冬至嘉禾黄观察闇斋高水部寓公汪进士曾城诸缙绅檀护请住东塔寺安期旋为钱阁学塞庵公暨诸缙白请住栖真古刹次年春湖州当道士绅请师开戒于护生禅院己丑冬宁绍台三郡当道诸绅于栖真寺请师住天童此时得法者空生慈佛海云破梦义乳峰溧白兆新巖石周悦可明了悟能据拾学云峨喜默云耀无碍辙了源昭法坛海含章益云父遍即香观月瓢度十有八人庚寅五月初三日入天童云龙风虎百废俱兴缙素依皈真如怙恃临别栖真四众号泣若失所天比住天童连年荒乱米价腾贵人怀忧恐师每入堂安慰且屡谓客司云万勿阻挠方来此间若不容纳更向何方行乞五六千指处之裕如当师初入之年公门如许藤葛师一味以恬退自居其生端者各知惭愧至如赋役之累法门所忧师与念尼王海宪不坏世间相而谭实相则立自运之户师于东谷诸影堂罔分临济与洞上悉见鼎新之绩道法衰晚人多趋炎即款客亦尚奢华师入山便复悟和尚旧式久而勿缓冬夏布衣草履见有衲子轻裘缓带则曰非吾类也淡泊之操始终无间师初恙时众不以为意师便对待司云病来便作死承当我之报缘将尽凡事所当决者勿复怠缓忽一日师谓众云古之住持有病迁居延寿堂理当然也老僧犹且端坐丈室何以表率后昆遂设榻于新庵杜绝酬应有参叩者直掌粗拳钳锤倍辣雪窦和尚问病而至必欲师归方丈师从容而返筑塔无基堪輿拟以新庵定穴师闻之断不许可印山乃以玲珑一穴举倡师肯之病中机缘不能悉载一日自闲觉首座见师病危问云古人临末稍头遗下一言半句作将来眼和尚即今有何垂示师云动着祸生觉云官不容针私通车马师云要你多口觉云不为分外师蓦面一拳觉礼拜一日师顾道安云得个正命时安云一

切寻常师展臂云得与么瘦安云管他作么师云随他去也安云何处不称尊师点首时壬辰三月廿九日也日轮当午出冶从天台回师瞪目视之问云汝来也冶礼拜师云是恁么时候冶云承蒙记莛求和尚更名师云行果圆成遂安祥而逝室中先后付授衣拂得法者梵钦中印山先道安静破梦辩雪庵如芥子弥止休净三默权物外远独朗日自安悉肯诺满松涛敏出冶果云高慧慧闻定友云阴纯朴汶印月淋十九人焉按师僧腊四十有一寿五十有八全身塔于太白玲珑岩新庵之左师之生平懿德令仪无所容其赞叹以高弟二隐谥公与余最称道契忆二十年前师与余同年周孝廉君谟知微善追仰清微缅怀亡友所谓千里一堂百年一日也乃为略述天童一脉授受之大概如此以俟后之作者考镜全容。

天童林野奇禅师塔铭

吴兴道场山万寿禅寺住持比丘道忞撰文

李白之送友入蜀也则曰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其早发夔城也则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盖蜀地山川险阻自古记之矣惟山峻水湍故其人类性刚而果决坚忍耐苦劳以之向道则勇往易于入作殆亦风土使然不然或蹋杀天下人之马驹间世而一出焉斯有之何以缁雄代作半起蚕丛之国无论法眼云门从金刚大士劈华岳以分流即临济子孙光明烜赫统系相承以来十传则有东山演十一传则有昭觉勤十五传则有卧龙先十六传则有径山范二十四传则有海舟慈沿流至先师悟和尚阅世且三十矣复有今林野禅师岂五丁凿道天固为法社开象龙之路与师名通奇林野其字也合州人本姓蔡氏生而澄静不类孺子不喜肉食时年十岁父母度其志向非尘网中人因命依金钟寺叔父道然为童行十七岁剃落性乐禅寂然读诵至年十九耻州县僧庸碌不足尚即慨然动他山之念繇是出峡南游猷猷江南讲肆十有余载业息肩当湖方期掩室千朝翻阅如来一代时教俄患痢濒死乃知经纶之学非究竟法也时先师悟和尚正王化金粟渴欲就参为缁素留不果往适有传粟示众参禅偈师闻之怀疑不已极力冥搜茫无所入会粟过当湖则加额曰天赐我也亟遣僧请益粟曰教伊关中莫妄想益溟滓莫测所谓心智为竭殆如土木偶人者经岁时忽一日失足坠楼恍然而觉遂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户绝消息瞥尔扬双眉大似眼无力闻粟在吴门即日破关走金闾不以寒暄起居玉帛见粟直夺角冲关左属橐鞬右执鞭弭与粟相周旋粟固奇之逮明年粟赴鄮山师亦随往偶檀越入山设茶粟举洞山与泰首座吃果子因缘命众下语谛当方许安排师时在众即曰食到口边被伊夺却粟为首肯丛林以此知名又粟因佛诞示众世尊才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你等诸人犹向山僧拟讨甚碗拙拄杖下座一时打散师于此全身脱落透顶透底无复纤机留碍凡侍粟十年逢场对垒兵交刃接每每倒捋虎须未或当仁少让既受嘱累犹居天童座下逾年始应禹航广化之命至壬午秋悟和尚示寂师奔赴通玄众议住持枚卜同门三卜而得师名不容推逊乃继席焉提策方来直据本有云薶雪拥五见冰霜群峰让其高寒禅侣慕其慈姬虽极枯澹寂

寥学者恒穀湊如归以出队嘉禾为閤斋黄观察寓公高水部曾城汪进士坚留勉住东塔未几移主栖真既而天童席虚明州当道士绅公议归师复迁居太白前后莅众十年夙兴夜寐寅畏小心虽在安常处顺之中每怀临深履薄之惧然屈申以道持正不阿苟道在必申不以利害权势稍为贬损方师初赴天童山门以夙衅构讼在郡郡司李欲一瞻颜色左右亦谓乘间得以相浼师坚志不往及司李专人请斋为一赴然竟席未尝片词干讼事其持正皆此类所以四坐名坊非有子夏之先一出輿情共举视彼巧力而谋与夫诡遇而获者顾不可风范一世也邪师应机接物出语浑朴不为赵昌之华叶公之龙徒事藻绘以炫耀见闻至其一二见状中者则所谓想酢生液虽未浇肠沃胃要且使人庆快住二年感微疾众请辞世偈师瞋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热大时有出冶上座求更名师援笔书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圆成遂擲笔端坐而逝世寿五十八僧腊四十一塔瘞全身于寺前新庵之左予盖有语封其户矣其门人二隐謐自闲觉佛古闻来乞予铭其塔予愧不文无以行达然辱在同门知师最悉念非予恐师行业久而遂湮抑后有景行之贤将无繇考镜而仰止夫师则予责也乃论次其大端序而铭之铭曰。

达磨一宗丕显曹溪南岳衍长曰讖于西马驹是育血染霜蹄[跳-兆+降] 一蹋四海平夷临济振兴光赍五灯有严孙子硕大无朋世更太白六五亲承云蒸霞蔚凤翥龙腾十二人中师其后出荔苴川僧性实难匹撒手危楼翻身榔栗机警用圆风雨暴疾起坐通玄众山为低腾空汉迥华顶云迷兰滋芳甸蕙纫春畦声驰湖海着意攀跻卓歌东塔湾弄栖真幔天布网万里垂纶鳌山连钓丹穴齐缙鼓须弥浪杨渤海尘晚据天童莫安太白风漾文波池涵素魄逸翻摩苍神鱼纵泽合浦珠还风规犹昔馭众圆合律已端方逢强不弱遇柔宁刚孤风卓卓烨烨谦光下无輿儼上无侯王行果圆成出世功终破沙盆碎正法眼空一锥无缝八面玲珑嗣灯有人光照无穷

后跋

先师林和尚自出蜀弃讲归禅根性猛利于道直入不游纤径凡参叩机缘俱载行实至于受请倡缘自崇禎壬午秋天童密师翁示寂于台之通玄寺既虚席四众坚请继席焉一据方丈届丙戌凡五腊结制大设洪炉峰顶虽高寒而衲子参寻不断如缕至丁亥冬受嘉禾东塔请越明年戊子春受栖真请己丑冬受湖州度生请庚寅夏赴天童景德请迨壬辰春三月廿九日示微恙而逝然五刹记室所录上堂法语机缘謐今编次总有八卷约五万余言字字剿绝命根句句掀翻窠臼从无一字系缚于人直使当下顿入至于入之一字犹是敲门瓦子是知先师十载从无一字所说行謐到这里不存一字法脉悬丝欲存一字罪犯弥天且道毕竟如何始得恰好去只得向纤毫不敢动着处付梓流传庶千百世具眼高流一见与先师覩面始不负吾师一片热肠耳。

顺治戊戌佛欢日龙渊行謐谨跋